

新青年

券立號掛准特政郵華中

二十五期

革新增大號



目要

中國頭腦

一個打過帝國主義的士兵

學府之音

訪望歲小農居

閩變記



DECAMERON

NO. 2

角一洋大份

本刊內容大要

短評 由本刊記者作，不署著者姓名。對社會現象，發表一己之管見。

時論 與短評性質略同，惟篇幅較長，每篇以千字左右為宜，即時事評論二字之略。

專篇 關於一切科學藝術之較專門之論著，但須具通俗性而富有趣味者。

海外奇談 外國的有趣味新聞，足以引人入勝，促人猛醒或表現時代潮流者。

國內通訊 這是對於海外奇談而言，不必一定要珍聞奇事，但以有新價值者為佳。

農村素描 農村經濟破產，農業社會崩潰之際，有許多悲劇喜劇，使吾人自覺責任之重大，本刊特別留心徵集刊載。

文壇畫虎錄 載文人之遺聞佚事嘉言懿行，詳該欄歡迎投稿簡則。

學校生活什景 本刊讀者中，學生亦占多數，而學校生活為人生中最歡樂之時代，應有足為一般人興奮者在。

地方遊記 各地方遊歷之印象，關於人情風俗之描寫，足增加吾人識見，激發愛國愛鄉之念，為益良多。

娛樂與遊藝 如電影場跳舞場之觀光，亦以窺見人生之另一側面，不必嫉惡如仇也。

報告文學 關於一切以事實為中心的記述，均屬於此。如某個人的自白之類，亦可列入此欄，而地方通訊，或國內通訊，如具有良好之價值，可亦視為報告文學。

偵探小說 現載王家械先生譯樊達因氏原作之陸氏血案，為美國有最名偵探傑作。

今文觀止 此欄係本期新設，凡新聞雜誌所見有益世道人心之作，亟加轉錄。

雜錄 一切什里葛不登大雅之堂之文學，本刊也很歡迎，無其他項目可屬者，即入此欄。

吸煙室 此欄將於下期開始，專載道聽途說，一切捕風捉影之事，每則百字左右，正像吸煙室之閒談。

漫畫 本刊早就注重，除轉載名作安得生外，有譯生長期給十日漫畫，各家奇稿亦甚多。

讀者通訊 此欄前未有，但如有好的通訊，便當刊載。廣告 我們想徵求若干廣告來補助開支，價目見封底，望有人能幫助我們，將廣告賜給我們。

十日談

我們的革新

素來被人視為洪水猛獸的「新」字，近來却流行起來，這忽然的得勢，是奇怪的，因之我們也非革新不可了。只看我們在形式上已有了革新，將碩大無朋改為短小精悍，不是很好嗎？

可是，只在形式又有什麼關係，誰希罕這形式！但革新總是革新，縱使是只有形式上的變化。況且我們真是想改革的呢！我們想從此之後，**不談政治與黨務**。我們以前，關於這兩方面，也是很少談到的，但有人以為我們在談，其實我們沒有談，我們早就不要談的。我們所關心到的，只有一般的社會現象，在先的談及該二項，也不過作為社會現象之一看待，而加談談耳。

併且十日談是什麼的主旨，只看名詞是取中世紀西洋的消閑小說來做就可知道。十日談原不過想給一般人以一種消閑罷了。十日談固然是文藝復興之一助力，這是看了十日談的人的功績，而十日談本身不想居功的。我們的十日談，也只想在供人消閑之中，不傳播病菌毒氣罷了。誰又希望能對於國家大事去容啄呢。耿耿此心，可表天日！

我們革新是的確也有些革新了的，比方投稿簡則是重加修訂了，這表示本刊的取材，有了一定的範圍，而本刊是具備了個性的。固然在本刊創刊之初到現在，原不會有甚重大之變化與演進，但面目之顯露，個性之發展，是因時間之進行而益益展開，却是必然的，因之這革新，也可以說是必然的。

我們不再多說，只願用事實來證明我們的革新。

十日談第一

我們的革新

中國頭腦

資格問題

摩登破壞團

摩登破壞

人與鬼的力量

論沉默

農村麟爪

鄉居雜記

打過帝國主義的士兵

浦東一日記

學府入音

管理與設備

歷史堂速記

兩個國文先生

曹聚仁一章衣萍

訪望談小農居

福州文訊

重慶文壇之三虎

閩變散記

常熟瑣記

蘇遊雜碎

過長沙

論陸官團

陸氏血案

今文觀止——時論金剛法會募捐啓

——文化建設宣言

漫畫安得生

編餘筆



游絲	六
甘永柏	七
廣家福	九
傅敬嘉	一二
見人	一三
胡傳樞	一六
V H	一六
古月	一六
葦如	一九
前轍	二二
沐炭	二二
錫祐	二二
水草	二七
李小山	二七
建章	二七
斐子	三〇
醉風	三二
周勸	三五
家誠露	三六
四〇	四〇
四〇	四〇

中國頭腦

曾迭

中國人的頭腦，真有些異樣的！把簡單的問題成複雜化，把複雜的問題演成簡單化，這就是他的特徵。這究竟是中國人的聰明，抑是中國人的愚昧，一下子却難以評定的。

李淑芸與辜仁發的問題，是從夫妻吵鬧的家庭問題轉到法律問題。中國的司法制度，未必能夠說十分完備，然而，因夫婦吵鬧，甚至打架而鬧到法庭的案件，我們一翻開報紙的社會版，是每日可以看見。我們要是一調查全國法院的案件的統計，一定可以找到一個巨大的數字。類此問題，似乎是再簡單也沒有了。然而，一經過中國人頭腦的思維，簡單的問題又複雜化了。第一，是錢承鈞檢察官的談話，他說：「此次本邑檢察處，電傳辜仁發到案質訊，亦有重要原因。緣李淑芸母女，既已移歸司法辦理，則法律一律平等，決不因其為廳長夫人，而含糊過去，亦決不因李淑芸犯罪行為現時證據不足，而輕易縱釋。故必須由檢舉人檢集證據，或到錫質訊明確後，始可定讞。如果有人證物證，確實無訛，當然依法訊辦，苟無確據，自當予以不起訴處分。」我們讀了錢檢察官的談話，果然覺得句句是說得對的。但是仔細一想，却又覺得句句是說得多的。一位檢察官辦理案件，自然是在法言法，依法辦理。因為中國的法律上既沒有廳長太太的特殊身分或是廳長老爺的治外法權的規定。那麼，從法律眼光看來，就只有法律中的訴訟主體，便無所謂廳長太太與廳長老爺的名目。若說廳長與其夫人的案件而

必須發一聲明式的談話，以避免人民對於司法的懷疑，那末，從另一方面看，這反而會引起人民對於司法的不信任，因為，爲什麼一件案件的訴訟主體是廳長和其夫人，便成爲一件不普通的案件，而檢察官必須要有發誓式的談話來表明心跡呢？法律不是已賦予檢察官以法律規定的權限嗎？檢察官對無論什麼人，不是都可以行使他的職權嗎？錢檢察官爲什麼不于每一起案件作一次談話而獨于這一次的案件，必須作一次談話呢？這又是中國頭腦的特徵了吧！

第二，是嚴縣長的辭職問題。縣長雖然是小小的職分，但也是堂堂的官長。縣長受政府的委任，便應該對政府負責，縣長受人民的俸給，便應該對人民盡職。廳長尙不許濫用職權，廳長夫人何容妨害公務？而這一切也儘有法律的制裁。縣長並無對廳長夫人所指使或不指使的妨害公務或不妨害公務的案件負責的義務。那麼，嚴縣長忽然因此辭職，似又是中國頭腦的特徵了！

第三，是民政廳長更換的傳說。一個民政廳長的任命，當然不是隨便的事。一個民政所長的免職也當然不是隨便的事。因爲一個廳長的任免，是有關政府的威信。正如一個人的犯罪與不犯罪，必須經過司法判決，方能確定。辜仁發的妻子有犯罪的嫌疑，而由她的丈夫告訴，正是法治的好現象。至于辜仁發的是否犯重婚罪，是否犯誣告罪，在法院沒有判決確定以前，都不足影響于辜仁發的人格和名譽。這才是法治國家人民所應有的觀念。不然，我們將司法權交給報館，報紙上的新聞就

等于法院的判決書了。然而，一切沒有經過司法手續而「傳程天放將長蘇民廳」的新聞又忽傳來了。中國究竟是法治國家呢？官治國家呢？然而，一般人對於這傳說是會覺得平常的，我們對於辜仁發個人的命運，自然是無用要關心，但是從這個問題而一想到中國法治觀念的薄弱，法治前途的沒希望。對於問題的缺乏中心思想，終是模模糊糊，不了了之。又不能不歸結于中國頭腦的特徵了。

資格問題

勞心

資格，無論甚麼事都需要資格。

做乞丐的，現在也流行了資格的需要，有難民資格，及大學畢業資格兩種。真的，在革命策源地的廣州，你一定很容易看得見，街邊馬路上，寫滿了中文的詩文，英文的說話，是表現他是一個落魄書生的樣子。另外一種，則詳書其為某縣的難民等。總之，你沒了這兩種資格，就沒得在做漂亮的乞丐。而乞丐的另一種資格，就是「老」，并不是年紀「老」，而是做得「老」。所謂「走熟路」，老資格的乞丐總比上便宜一點。

資格的另一面，是「文憑」。所以很多人，花了錢買來了文憑，便聲價很高了。尤其是現在廣西的沒有文憑做不來事的時候，更是文憑的使用好機會。

女子的資格，更有用處。我曾聞一位友人說：女子在中學畢業後，是比較容易嫁一點。的確不錯，大概這不會是詆毀女界吧！小學畢業生嫁中學畢業生；中學畢業生嫁大學畢業生；

大學畢業生嫁留學生，嫁要人。這不是「竹篙打一船人，不過我想例外的也許會有，可是百分比總不會十分強的了。

大學的入學試驗，一定要有中學畢業證書的才許可試驗。但是，我不明白，中學畢業的資格，就是升入大學的資格了，為什麼還要來一次入學試驗呢！呵，或者，那就是考各人的「面子」上的資格了。因此，我會領悟到文憑的資格，有時也靠不住的。

真的，你們不相信，我還以告訴你一個例子：在同一學校畢業出來的兩位同學，各自拿了畢業文憑回去見縣長，有一位是給了縣督學兼圖書館長職，而另一位却說，連當一個小學校長也沒資格。於此，更可證明資格有時也會靠不住的時候。

因此，資格的另一面，也就是「面子」了，面子大的資格自然好。為什麼徐轉蓬署名的文章不發表，而換了何家槐署名的同一文章却會發表呢？這就可以說得是面子大的資格越大了。說話說得太拉什了。若不是我臉皮厚，信得過，我也是連寫這篇文章的資格也沒有啦！

民國二十三年三月廿六日。





摩登破壞團

樹三

說起摩登 (Modern)，它的本身究有什麼罪惡呢？只因世人硬叫它變態，終于變為時髦男女的符號；于是摩登遂代人受過，真是冤哉。

關於摩登男女之出現，其基因是在什麼地方？尤其在新文化的進展上，畢竟有沒有價值？這些于此我姑不欲多加以討論。惟就目前的現象而言，我也並不是在硬開倒車或順風使舵，實則自有其不能令人滿意的地方太多了，所以這也只有叫人惋惜而無法辯護。

不過，凡是一種時代潮流的泡沫，雖令人討厭，要也不是只把那些泡沫擊破了，就可以不再起的。亦惟有就整個的時代潮流的來源與去路，加以適當的疏濬和引導，以使其順流而下則其由于橫流四溢而激起來的泡沫，才可以期其自生自滅而不

致再起。

例如歛血鏹奸團曾濺起雲湧，盛極一時，其心地是何等光明正大和慷慨悲壯而令人起敬？只因他們似不明白社會的病根之所在，故其結果只不過如此而已。

今閱報載杭州市，突如發現「摩登破壞團」，並已經在各游藝場所，剪破摩登男女的西裝及洋貨大衣等達千餘人。這從某種意味上看來，自不失為愛國的志士。而不能以惡劇作目之。惟其勇氣。是否能把那些帶着衛士，或隨從勤務兵的大人先生，王孫公子，以及姨太太，少奶奶和大小姐等的華貴的洋服與豪侈的化粧品，及其公館裏的一切摩登的陳飾和用具，通通加以破壞呢？（破壞的動機究竟是怎樣，我還不明白，這也不過姑作如是談罷了。）

古人說：「風俗之轉移，自乎一二人倡之。」似此一二人即少數人，我相信其決不會隨便的跑到游藝場裏去，雖其愛好摩登則往往的過于一般人。只因如此，那麼若僅止于遊藝場內有這種舉動，自不敢說這就算的有效的辦法。

現在再乾脆的一點說，像上海曾為開什麼博覽會而請來的「女招待」，才最配受這種警告。至于常出入于遊藝場的摩登女，我以為其為被享樂而去的，必定是多數。須知這種摩登的風氣，既然是發源于有產階級或享樂階級者，若只剪破幾個為生活而摩登化的女子的衣服，究能發生多大影響呢？何況她們的新衣，原是處于被動的地位而迎合着享樂之人的心理，並以她們自己的肉去換來勉強穿在身上，以便于到人肉市場競

爭的，故此剪破了亦實覺太殘忍。

最後我希望着諸多持剪的壯士，剪雖剪，但把眼要睜開來剪呀！

摩登破壞

曾迭

報載：「三月廿六日杭市有摩登破壞鐵血團發現，二十五日晚開始活動，用鎚水在各遊藝場密洒男子西裝，女子豔服。二十六日晚各報接到宣言，謂提倡國貨，破壞摩登，活動成績，已毀去摩登服裝一千餘件，社會大為震驚！」我們姑不論這運動的有沒有作用，有沒有背景。綜之，這類事件，在思想混亂，認識模糊的中國社會，不但有發現的可能，也算不得什麼希奇的。

這種所謂摩登破壞運動，我們單就其事實的本身加以檢視，也就十分可笑了。所謂摩登破壞運動的武器的鎚水，正是一種摩登的物質，也未必一定是國貨。用鎚水來破壞衣服，也正是一種摩登的破壞方法。所謂摩登破壞團，也不失為一個摩登的名稱。尤其是摩登破壞運動，也是從未有過的一種摩登運動。以一個摩登的團體，利用摩登的物質，行使摩登的方法，演進一種摩登的運動。而達到破壞摩登的目的。這事實所昭示，也就極臻矛盾的能事了！

提倡國貨與破壞摩登，在意義上，是不發生因果關係，也不能成為交錯線的。因為破壞摩登，未必即是提倡國貨，提倡國貨，並不須要破壞摩登。國貨中也有很摩登的東西；摩登的

事物，何嘗都非國貨？如最近蔣委員長所發起的新生活運動，可算是中國的一種摩登的運動，但是，蔣委員長告訴我們的，新生活運動的要義，不就是有禮，義，廉，恥，四種嗎？這所謂禮，義，廉，恥，不就是十足道地的中華民國的國貨嗎？反之，十足道地的中華民國國貨的禮，義，廉，恥，一經過摩登的新生活運動的渲染，不是又禮，義，廉，恥，豈非又成為摩登的生活意義，摩登的生活方法了嗎？

若然我們單從人的服裝的摩登與不摩登來說，假定我們的祖宗的原始人類是過着赤裸裸的生活的，那我們的祖宗進化到用獸皮和樹葉來遮蔽肉體的一部分的時代，這獸皮和樹葉的服裝，也已是摩登的衣飾了。所以要是摩登的服裝，服裝的摩登，真是所謂摩登破壞團所認為值得破壞的。那麼，只是用些鎚水來洒破一些摩登的衣服是不澈底的，因為若是摩登是真應該破壞，那，衣服本身，便是一種摩登的東西，我們為真澈摩登的主張，就該把衣服完全剝去，赤身裸露地回復原始人類的生活，這才算真正的摩登破壞。

摩登的服裝不一定不是國貨原料所裁製的，如其一律破壞，那，破壞摩登，便是不是提倡國貨的明證，反而是破壞國貨了。如其認外國原料所裁製的衣服，即是摩登的衣服，那麼，我們應該想到中國為什麼製造不出摩登的衣料？為什麼沒有摩登衣料來製裁摩登的衣服？所謂摩登破壞團的諸公，就應該準備大量的鎚水，去遍洒一般造成中國經濟落后，造成中國文化陵替，造成中國農村破產，造成中國工業衰敗的一切帝國主義

正的摩登破壞者，破壞摩登的罪人，而中國的每一個有志的青年，也一定是一個摩登的建設者而一定不是一個摩登破壞者，消極的摩登破壞，或是新瓶裝舊酒的假摩登運動，才是中國人的精神頹廢和思想浪漫的不爭氣的表現。我們四萬萬同胞要是真的破壞了一切的摩登，重新過我們穴居野處，茹毛飲血的原始生活，中國就能立刻變成強國嗎？

中國人遇問題不講因果關係，只有破壞而沒有建設，又何獨摩登破壞團是如此。剿平了赤匪，清出了共黨，便算是三民主義的實現，禁絕了與三民主義不相容的作家的不屬於政治問題的的作品和書籍，便算是民族文化的成功。不承認偽滿洲國，便算東四省沒有失去，這與破壞摩登，便算提倡國貨，有什麼兩樣呢？

人與鬼的力量

游絲

前天走過某酒店門前，看見人山人海，「不知又鬧着甚麼事件了？」心想，於是也擠了進去看看。

沒有甚麼！不過是一件「最普通的事：一個少女吃了毒藥自殺，這時正在店前入殮。然而棺板蓋上後，我『親視含殮』已畢，却見到她的一位尊親從酒店的梯子走下來，啼哭着說：『誰害死你的，你去報仇呀！』於是乎不禁有動乎中！

數月前，我的一位作官的舍親忽被上司扣留，據說犯了『貪贓枉法，縱屬殃民』那兩句『污官懲治條例』。嘗了兩月鐵

：所謂罰款者即是贓款』幾個字的判決下，第三天即執行鎗決。于是他的親屬在搶地呼天之餘，一胸忿抑的洩發，惟有對着他的屍體叫道：『你記着去報仇呀，你記着去報仇呀！……』那少女自殺，她的親屬不知是何人累死她的，自己不能替她報仇，于是祇得叫她自己去；我的親戚被人殺死，他的親屬是知道誰害死他了，却因為自己無權無勇，鬥不過那些大人，也祇得叫他自己去。這兩者，都因為生人無法替死者雪冤，便逼得希望死鬼自己能去報自己的仇了。

在迷信的人底心目中，鬼是世上最偉大的動物（也可說是動物！）生前雖蠢如豕鹿，一到死後，就變了萬知萬能了，因之去向生人尋仇，那是『易如反掌』的事；縱然那仇人禁衛森嚴，鬼也可以從地底鑽出。這雖則是無意識的思想，然而縱使天下間真有鬼這類東西，他們真叫得死親屬的鬼去報復，還未必可以樂觀的：那仇人會知道自己罪孽深重，懺悔起來，那末，如果是因情而死的鬼，見了愛人這麼可憐，怎還忍心下手？如果是因罪（？）而死的鬼，見了那猛人手持唵珠，更要立刻退避三舍；恐怕他財雄勢大，得了某某喇嘛活佛的真言咒語，咿唔起來時，不難金甲神人從天而降，把自己捉去十八層地獄的！

這兩年『密宗』異常時髦，四處都有活佛的足跡，所有猛人律師博士，多是懂得幾句真言的：既有官威，又有咒語，生人與死鬼，又奈其何？

論 沉 默

甘永柏

對於那身心活潑，長日不缺少笑臉的人，尋找他們快樂的原因，不是很難的事情。快樂是一種滿足，能在人身的任何一方找到滿足的人，差不多自然會快樂起來；說快樂的人都是達觀的人大約是不會有語病的，因為「達觀」是一種「執着」，能有執着就能得着滿足，或有滿足的希望了。而「沉默」，從沒有快樂的表情而來的沉默，却不是這麼簡單。我們說一個人沉默就是一個人不快樂是正如我們說一個人沉默就是一個人正快樂着一樣的不合理的。「沉默」，如果有人願意去尋找他的社會的意義，像一個日本學者之尋找「笑」的社會意義一樣，他是多半會感到一些兒困難的。我們普通講一個人沉默，常常有指這個人很含蓄的意思。含蓄 (Reservation) 就是隱藏，就是不叫人在一見之下就知道了你的底細的意思。大概有兩種人會含蓄：一種人是大哲大智，參透了羣理，而後閉眼偷觀渾渾噩噩的衆生，暗地好笑。還有一種人，却是那些一無所有，不足以在人前顯揚自己的，拿含蓄來作了遮身。這兩種人都並沒有入世的精神，說酷刻點，這中間多少含些悲哀的成分！

其實，也不全是那麼的，好像說，含蓄的人就是出世者，就是站在快樂的反面的人了，我從前在名叫着語的一篇小小文章里（論語第八期），用着「沉默」兩個字，十分稱贊了含蓄的
談 日 十
另一種妙用。譬如我們在紐約夜報記者 M. S. Ruckeyser 君該問

福特 (Ford) 的印象記上看到他說福特是一個很沉默的人，我們即此就說汽車大王福特是一個沒有快樂的人，不是很可笑的話麼？多少的雄心，是掩伏在沉默的翼翅下呢。

為大智大哲及強者所採取的沉默，這兒我不想說牠。我曾經碰到一個在事業上的小小成功者，他是從船夫茶役一直做到了某隻川江船的經理的，他很年輕，我覺得敬佩；而當我很直率的問到他的抱負時，他給我的却是冰冷的傲然的沉默，這個使我憂鬱。我明瞭自己是不大有能力去了解這類人的，在這兒我想說的，是那在生活上表現出退縮的傾向，用沉默，用漠不關心，企圖將自己從現實遊離開來的。

一個對事事都存着敬畏的心，而將自己的地位放在最不受人注意的地位，企圖一點點安適的人，我覺得應該說是一種病態，讓我杜選一個名辭，是一種「自傷狂」。這種病態，在目前紛亂的爭鬪的社會生活中，多為一般心地比較純潔的青年所患着。而這種青年，或是富有農民的宿命的憂鬱的性格，或是從一個人煩事衆的大家庭出身的孩子；是的，親愛的讀者，你曾經瞧見過在一個大家庭里，從兄弟朋輩中間逃了出來，獨自地站在階前，對着暮天發愁的孩子嗎？

在人衆中我有悄悄注意一個人的動作的習慣，羣衆大會里，有那種不拍手的人，常常引為我考究的目標。如果我是知道他們的底細，我可以說他們都有了一種漠然的感受的習慣。他們是不大動作的，即使你直接對他有所動作；他們的反應保存在他們的沉默里。你誣蔑他，也不容易從他們那兒接到抗議或

分辯，至多他們可以對你笑笑，因為這樣纔可以使他平靜和安適。

這兒我得很慚愧的暴露自己，我曾經是在這樣的生活態度下偷活了些年歲的人。記得在復旦讀書的時候，曾經有那自己也不知從那兒結下的「仇人」對我作過可怕的誣蔑，我茫然，我不分辯，也不知怎樣分辯。好像是陳望道先生對我問着的時候，我是笑着說了「真實總有明白的一天」那樣可笑的話。時間久了，記憶也就淡了。而我知道，那所謂「真實」，除了存在在一個純粹的腦子里，是永遠只會在暗里，在暗里的！

近來所謂文壇上不是盛鬧着何徐二人文章糾紛的事麼？何君與徐君都是與我有一面之緣的朋友，我不想批評這件事情的是非。在我却想，如果是有了像自己這麼歡喜平靜的人，則這件風波是可以不成為一件風波的。雖然不是專門弄文學，因為興趣的關係，自己偶爾也寫點小說之類的東西，偶爾也做點投稿之類的事。投稿到一個漠不相熟的文藝雜誌，即使你附了郵票，那種文章不被採用，也很少能回到你的手里來的。到後來你卻可以看到一些髣髴你的東西被印出來，改頭換面了，名字也變成他人的了。你因為不願鼓動風波（或者也是無法），事情也就會慢慢的淡忘了。即使要鼓動風波呢，你也沒有方法可以印證你的原物。文章既改頭換面了，思想（指內容）也不是你一個人纔有，可以獨佔的呀！你只有沉默。曾經有朋友投稿到南京某文藝月刊，那稿子不知怎樣會飛到武昌一個副刊去發表，投稿者既沒有遍閱全國報紙副刊的可能，這稿費也就不聲

不響的落到編輯老爺的腰包里去了，即使你偶然看到，寫信去問稿費來，編輯老爺也可以不理不睬；你不願鼓動風波，因為你是貪圖安靜；事情自然就會安靜了。而且即使你呼喊，在這森羅的網之下，你也將無處可以送出你的聲音。

在我，却也常常被那所謂朋友之類的人勒索了詩的原稿去讀，偶爾看到人家的詩作發表出來，却好像自己一般的熟悉。你並不能說是你的，因為你並沒註冊那一條思想該屬於你有。那一個字該屬於你用呀！碰到這種事，也只能笑笑了之。這些人都是有為的新進「作家」，都是光燄萬丈的「天才」呢。

以上所說，不過是一個人選擇了沉默的態度後的「好處」的舉隅罷了。對世事表示淡然，而存着悲觀的苦心，默默地在生活下去的青年，在這時代里，定然是不少的。也許他們能夠自得於那種「幽默」的處世態度，但是，現在我覺得，這實在是一種危險的現象，年紀還是那麼青青的人，都磨滅了對於「真理」追求的勇氣，那麼，「真理」不是距離我們更遠了麼？有位青年的指導者勸告青年因該保持對於政治的超然的興趣；超然並不是淡漠，也不是冷嘲或玩世——沈默的人，都有這種內心的傾向——；對於政治如此，對於一切的事，至少也該如此的。這守的，「自傷狂」的沉默（我是專指這種沉默！），能夠在這個時代的純潔的青年的雄心下淘汰下去，我想，這時代將具有多少有一點兒轉機了！我願意慢慢捨去過去的態度。

（編者案：胡不快快捨去！）

三月廿五日，一九三四，

農村鱗爪

虞家桐

巡長受窘

碰着機會，上個星期我又跑回故鄉去了一趟。

春天的農村許多事情都煥發着新的有生氣的樣子，我欣喜地耽擱在農村三天。在這短短的三天裏，使我多知道了一些做人的資料以及聽到許多哭笑不得的新聞。關於有些新聞，當我還住留在農村時，我是十二分地和農夫們同情，爲農夫們不平的；可是一到了萬惡的淵藪都市裏來，我全然改換了性情。

誰叫農夫這樣忠誠呵！忠誠在這個時代就是招人欺辱的招牌，也就是吃虧的招牌。

農村是一天跟一天的崩落，我覺得，要是農夫們永遠這樣忠誠下去，任憑你『復興農村』或『救濟農村』的口號喊得連全個的地球也震動，農村始終不會復興，不會被救濟！始終是沒落下去的。換句話說，就是要靠着農夫過活的官吏們把天良發現了，寄生於農村的流氓們蘇醒了，在農村裏作威福作禍亂的土豪們入善了，於是農村方能復興。農夫能夠知道他們日趨沒落而抬起頭來向騎在他們肩上橫行的寄生物說：『我們不再受欺辱了！』那末農村也會立刻停止沒落而回到復興之路的。

農村滿眼都是淚，農村的一切行動都可以使一個未曾被嚇服的人生氣。

十日

三天的農村生活就使我流過淚，生過氣。中國的社會組織階層呵！

回去的第二天就是鄉村集市的期頭，我村是在臨近算是一個大的村鎮的，市面雖然不十分大，可是那條狹狹的小街却擁

滿了人，兩旁緊擺緊貨物。這個市場，當然不會有如大都市裏的那種紅綠眩人眼目的招牌，也沒有聒人耳朶的藉大減價爲名而招徠顧客的軍樂聲。沒有佈置得五花八門的商店，更沒有要二十五元錢代價買一隻的跳舞機陳列着。這裏有的是農村日常的需用品，看他們熙熙攘攘地在交易，完全是樸素的裝飾的男女。我相信，假如有一個臉孔粉搽得雪一樣白，嘴唇像剛吃了生人肉一般的，頭髮用熨紅的鐵箝子燙得一鈎一折，兩條大腿像豬獾一樣赤露在外面的都市中的摩登女人走去；這些在忙於交易的誠實人們一定嚇了一跳，以爲妖怪出現拋下交易逃走的。

市場旁邊有一個曠場，這裏是那些無賴流氓聚賭的地方。

這天的賭場十分鬧熱，原因是剛渡過舊曆的新年。

突然間駐紮在十里路外的公安局來了許多警察，還有一隊便衣隊，有一個巡長帶領來的。

警察衝散了賭場，而且抓住了一串賭徒。賭是一件違禁的事情囉，賭徒之應該被該也是一件無可非難的事，雖然這種禁賭抓賭徒的玩藝兒在鄉下原爲警察老爺的意外竹槓。

警察帶了被捕的賭徒像凱旋歸來的軍士一樣長揚地去了，於是村裏起了一個小小的騷動。

「到市裏去買葷腐的榮生被抓去了！」一個怨忿的消息。

「賣鹽的阿三也被抓去啦，豈有此理。」又是一個。
「擺賭場的頭家反而不抓，媽的×！」再是一個。
許多話，怨忿的話；許多消息，恐怖的消息；一個個地從忠誠的農夫口裏傳出來，散開去。

「豈有此理，亂抓好人……」

「咱們去搶回來！」

「他們有槍嘍！」

「我們有鋤頭！」

「還是到縣裏去想法子，媽的，敲碎狗巡長的飯盤。」

「還是請村長去理論好！」一個聰明一點的想出這條辦法，於是村長被羣衆挾着飛也似的向凱旋而去的警察大隊追。

「你們不是想拒捕！沒有皇法的亂民。弟兄們，看槍！」

「巡長是見羣衆趕去，打起嚴厲的官話來了。」

「誰沒有皇法？亂捕好人，買通賭徒做事的狗巡長！」竟有勇敢的人這樣反罵。

「到縣裏去說話，媽的。」

「敲碎狗養的飯盤，媽的×！」羣衆的心是連成一串的。

這時村長走得喘不過氣來。

「賭是違禁的事情，你們爲什麼替賭徒講話？」巡長很威儼的說。

「巡長，你所捕的可是賭徒嗎？」村長氣急地問。

「當……」巡長臉色緋紅，停一下再接着說：「弟兄不會亂抓人的。」

「哼，真奇怪，賣鹽的阿三，買鹽的榮生却不會賭。誰是頭家？你說吧，爲什麼沒有頭家？」村長很流利地責問。
巡長沒有話可說，警察更沒有話可說，悻悻地放了被捕的賭徒走了。

「抓賭不該抓頭家，」這也許是警察抓賭的哲學吧！抓了頭家去他們就少一筆收入了呵！

阿奶的死

第三天的下午，隔壁的堂孀很悲切在哭。哭聲把我從夢中驚醒，我推想着，一定有什麼不幸的事情發生了。當時我很想走過去看看，但是自己是一個很容易受感動的人，萬一走過去見到什麼可憐的情形，我一定比受着這不幸事情的人還難過。於是我含着十分痛苦的心情寐寢在牀上，屋裏一個人也沒有。

這悲切的哭聲，老早把我的淚引出眼眶啦！

過了很長久的一個時候，堂孀的哭聲變做低微的嗚咽。

「沒有醒嗎？」母親輕輕地進近我，又想轉過身出去。

「醒啦！隔壁什麼事？媽，」我從牀上坐起問。

「沒有什麼，你睡吧。」母親意欲瞞住我，用十分鎮定的神氣向我說。

「沒有，爲什麼哭得這樣悲切？」

母親很眼裏跌下兩顆淚，再也忍不住地用袖掩着面哭了。

「唉，唉！阿奶死了。」她抖顫地說：「這樣一個標緻的姑娘，死了！」

「什麼？阿奶會死了？昨天不是好好嗎？什麼病……」我從牀上跳下來，一連的追問。隨着我就跑過堂孀的家去。

在眼淚流成的巨海中，我找到關於阿奶死的原因。

阿奶是我的堂妹，今年十九歲了。她是遺腹生的，而堂孀也只有這樣一個女兒，十九個年頭的寡婦生涯的希望完全付託在阿奶的身上的。

阿奶真長得美麗，在村裏和她同年紀的姑娘中，沒有一個能夠及得上她的。全村的人都知道有這樣一個標緻的姑娘，阿奶也能夠做一個使人佩服的莊端女人。

爲了標緻美麗，使全村的人都讚賞她，也爲了美麗標緻，使她這樣年輕就死了。

去年冬季，前村一個單身漢來向堂孀說親，當時堂孀打聽得夫婿是一個無賴光棍，家裏連房子也沒有。做兒女的父母的人，當然雖要盡她，或他所應該盡的責任，有了女兒，誰不想把她嫁給一個終身可靠的丈夫？因此堂孀就回絕了。來說親事的人，爲了不成全而生仇恨。他到臨近村莊去造謠，說阿奶如何壞，如何不貞操。

在鄉村裏，一個女人最受人看得起的，第一是貞操，第二是容貌，其次是性格，門楣。但是那個無賴漢雖然給阿奶造了極端的謠，阿奶仍然在上個月說定了人家。

母女兩人只望從此可以無憂地過活，誰知禍起倉卒，使阿奶不得不自尋短見了。

這天的上午，阿奶跟着許多隣婦到一個尼菴去拜佛，在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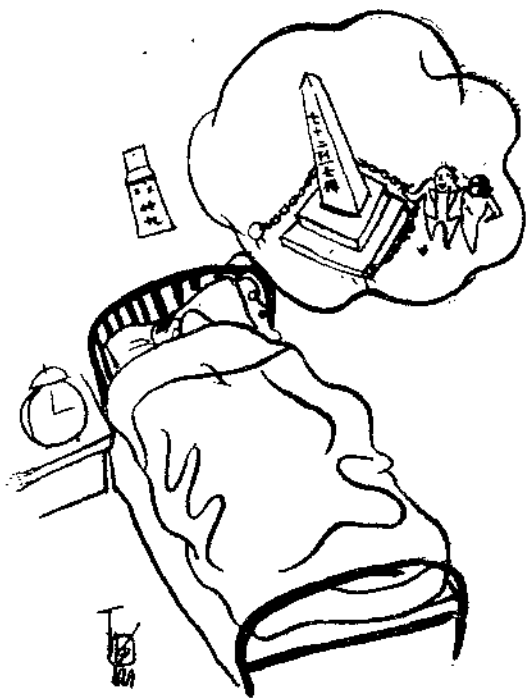
上撞見了那個無賴，給無賴糾集了一羣同伴，昧了天良地搶過阿奶去姦污了……

阿奶哭着回家，於無人察覺時上了吊。

事情是這樣弄成功了，無賴早已溜之大吉，有什麼辦法呢？這個紊亂的年頭兒。

阿奶是爲了失貞操而死的，這也許是市中的女人們所鄙棄的吧！但是這却正是舊禮教統治下的農村的烈女。

一個寒冷的春天在杭州



紀念黃花崗烈士

丁曉作

鄉居雜記

傅敬嘉

晒穀場上

晒穀是在廣大的空場上舉行的。從田間挑回來的穀都倒在特製的竹簾上受日光蒸晒。這些工作是由村中的婦女們做的。

晒穀並不是件輕鬆的工作，因為穀需要時之用木鏝勻和。在強烈的陽光下勻穀已經是辛苦的事，何況還有別一種的辛勞呢！

秋天下雷雨雖是很少，但也有前一分鐘還是清明蔚藍的天空，後一分鐘却會有傾盆似的大雨。被秋陽熱昏了的人們也許需要一次大雨帶來熱悶，然而有晒穀職務在身的婦女們却要為雨流汗為雨焦急。晒穀的目的是使穀乾燥，假如受到了雨，非但前功盡棄，並且穀也要因此出芽，不能賣好價錢。

的。所以婦女們常常帶着敢怒不敢言的態度望着天。她們希望不要下雨，希望這些比勻穀更苦的生活不要光臨。

一塊，只消一塊在天飄着的烏雲就會使全村婦女吃驚的。

因為烏雲來是下雨的先兆。當她們看見烏雲的時候會叫着「烏雲來了，而匆匆地把平舖在席上的穀用番箕倒在大竹籃裏挑回家去。一塊烏雲就會賺到每一婦人的一身大汗。

然而天老爺卻不會為了她們流汗而生慈悲之心的，他老是那樣地去捉弄她們。有時候一片烏雲升了上來，但是當婦女們把穀收了進去，烏雲又走了，依舊是陽光遍地。有時候浙浙瀝瀝下幾點雨又停了；又有時候給你一個不防備，一陣大雨把所有的穀都打濕了！

因此，晒穀場上常有罵「倒霉的天，短命的天」的聲音。每天，婦人難得不出汗的。

我老是這樣想，我希望有一個數學家來計算一下，一粒穀和汗珠的比例是怎末樣的！

稻草

讀者不要以為稻草是無關緊要的，其實一束稻草不知焦急了多少人的心理！

稻草是主要的副產，大部的用途是作為燃料。有許多農作物是少不了稻草掩護的，而且，在冬天沒青草的時候，牛食的料就是牠。

為了這樣，求稻草完美是農夫的大心事。才割下來的稻草是濕的，都一束束地攤在田中晒乾。假使一遇到雨，就會腐爛的，腐爛的稻草就等於廢物。所以農夫們防雨點濕稻草就像鄉婦們怕濕穀一樣。

我曾經親見過兩個農夫為了雨在半夜時分趕到三里路外的租田裏搶稻草。他們的補救方法是把稻草堆在一起，那末至少有當中一部分是可以保全的。

只要有一線希望，他們都會不顧生死的做去。無論在日裏或在深夜，一聽到雨點敲着地面，他們就會冒雨到田裏去施救的。

一直到稻草乾透，挑回家來，堆成一個個的草蓬，那時候的農夫才會放下了心。

本刊第一期至合訂本

現正裝訂中，可以預定。

定價 每冊叁元。

預定 減收貳元。

硬面洋裝一巨冊。

甚為富麗美觀。

一個打過帝國主義的士兵

見人

我那時候也很窮，家裏來信說已完全破產，沒有錢寄我，要我立即回去。於是我不但學校不能進，而且吃飯也時常着了慌。那情形，是能活了一天便算一天，像一個羔羊給風浪卷在海面上，不知何時才可遇見一隻救生船來把它救起來。

一天，十二點鐘的時候，我才檢了一件夏天西裝，走到當舖去換了一塊錢回來，我便到一家飯館裏吃飯。這飯館的客人全是學生。

當我點好了菜，茶房便在我面前放下了一個碗一雙筷子和兩張方形的小紙頭。

這時，門口出現一個穿着士兵制服的人，身上掛着漱口壺，脚下穿着陳嘉庚綠布面的膠底鞋子。大概是我指着筷子的時候，他便站在這兒了。

那士兵像四十歲光景的人，黑色的臉孔，帶着忠誠的愚態。那臉孔上的繃紋，看去彷彿一枝乾枯了的樹木。他站在那兒，眼睛像死水一般望着我們，可又找不出到底是望着誰。眼睛沒有動過，祇嘴唇動了幾下。我正等待着聽他要說什麼，可又聽不出聲音來。最後：

「先生們，我打過帝國主義呵！……」說了後，眼睛又望着我們。不曉得是乞憐同情，還是饑求着我們給他些慰藉。

這時候，除了在撐帳的老闆娘送他一個白眼外，更沒有誰

理他一下。

「多可憐呀！」彷彿一句沒有聲音的話低飛過我的嘴唇。雖然在我僅有的糧食裏，分一張飯票把他，是絕無問題。比如吧：有一個朋友來訪我，我不是也要請他吃一頓飯嗎？而且朋友並不在乎一頓飯，但他却須要我一張飯票。可是我想：

假便分一張飯票把他，並且請他同在一張桌子吃飯，可不是每一雙眼睛都要瞟着我譏笑嗎？原來這兒完全是學生階級呵。

好久以後，那士兵還是站在那兒，眼睛不動，但嘴唇却又動了幾次。彷彿有許多話要從那兒溜出來，但却又溜不出。

「走開，這兒沒有飯給你吃。」老闆娘忽然向他橫一眼。也許他站在那兒也覺到無聊吧，一會兒他也漫漫地轉了身，拖着那個失望的脚步走了。這時，我也沒有考慮過，不知是什麼幽靈教我那樣做。我馬上走到老闆娘那兒，從身邊摸出那塊錢換了七張飯票，於是我便走出去了。

我找到了那士兵，我便把一張飯票交給他。他望着我，那

沒有言語的感激的靈光，我至今也還沒有忘記。隨後我又告訴他：我住在×號前樓，教他吃過飯後便去找我。因為我想：跟他談一次話一定可以供給給我許多鮮活的材料。

我離開他，我便又回來飯館吃飯。這時他也跟在我的後面來了。

「走開，爲什麼又跑回來？」老闆娘的眼盯住他問。

「我……我要吃飯。」那又驚又蠢的神態實在要令人發笑。

「走開！這兒沒有飯給你吃。」

「我有……」

他把那飯票遞上給老闆娘，於是老闆娘便掉過頭來望着我，全個飯廳的人也擡過頭來望着我。

「先生，是你給他的吧？」老闆娘問。

「是。」我答一句，便把頭低下去，爲要避免他們的視線。

這時候，我却有點後悔了。我那時不給他飯票，就是因我怕他們的視線都集中在我身上的難爲情，但却想不到現在也得着同樣的結果。

我不理他們，祇顧低着頭吃飯。飯一吃過，我便像逃出監獄的跑出來了。回到家裏，向着床躺下去。吃飯時的難過又忘記了，心裏祇想着：那士兵會不會來呢？

一會兒，我聽見樓下有些嘈雜的聲音，似乎娘姨在和什麼人吵鬧。我心裏懷疑着也許就是那士兵吧，於是我便跑下樓去。在樓梯上才聽見：

「我是找前樓的先生呀！」

「出去，沒有……」

等我看見那士兵之後，這才把他帶進來。

「鄭先生，我不知道他是找你。我問他找誰，他又說不出來，祇說找前樓的先生。我恐怕有意外，所以……」娘姨向陪笑着。

這時我才記起：我臨時並沒有告訴他姓什麼，我太忽略了

他的身份了。

他跟着我，進入我的房裏。我教他坐下去，他不自然地向兩邊望一下，像一個初次上演講壇的學生一樣，這才坐下去。

「你是打過帝國主義的嗎？」我問。我想起他守在門口叫着這句話時的情形，我就覺得有幾分好笑了。

「是。先生，上海打仗的時候，你在上海嗎？」

「是的，那時我正在上海。」

「正是那回，先生，我打過帝國主義的。」

「那麼你是十九路軍的士兵嗎？」

「是的，先生。」

「你是廣東人嗎？」我見他不大會說普通話。

「是，先生。」

「那麼你講廣東話好了，我會聽的。」

「先生，你也是廣東人嗎？廣東什麼地方？」他用廣東話說

「是，雷州。」

「我是欽州，我們是差不多靠近一個地方的。」他這時和我認同鄉了。

「你怎麼出來當兵的呢？」

「我出來當兵已有好幾年了。」

於是他接着說他逃出來當兵的經過，一直到他在上海怎麼打帝國主義。後來又到福建，後來十九路軍便把他們解散了，後來他就流浪到上海。從前，他也是一個農民，因爲生活的壓

迫他便出來當兵了。起初他是在廣州的，後來又調到上海來駐防。上海打仗的時候，他曾英勇地打過帝國主義，這時他不知道有多少弟兄是犧牲了。待上海戰事完結後，他又被調回福建。

這時，他便被十九路軍遣散了，並且還有許多弟兄是被秘密鎗斃了。同時被遣散的還有許多弟兄，他們記得他們在打帝國主義的時候，上海的民衆們是多麼熱烈，時常送東西去慰勞他們。

於是上海的民衆留給他們的印象，是他們會愛他們的。當他們給生活擯棄了時候，他們便流浪到上海，他們以爲上海的民衆會救濟他們的。可是上海的民衆會像他們所預想的一樣嗎？他們流浪到上海之後，上海的民衆給他們的還是饑餓。在餓着的時候，他想：團體是沒有辦法的，一個人總得辦法可想，於是他便離開他們私自跑自己的路了。當他跑在馬路上，他告訴人們：「我是十九路軍，我打過帝國主義，我……我現在餓了……」要求人們給他飯吃，可是人們不理他。他跑到商店的門口也這麼說着，可是也沒有人肯理他。最後他便跑到我們吃飯的這個小館子來了。他把他的身世說完後，他又說着：

「先生，我真不曉得，這就是打過帝國主義的結果嗎？爲什麼打過帝國主義就要得這樣結果？」

我聽了他說完之後，我馬上記起我鄉下的一句俗話！「做人的老婆都一樣」。比如吧：你丈夫要把你送給他的朋友，你却爲了忠心你的丈夫而拚命地反抗着，這也就不怪得他主人會對他發怒了。

「那麼，誰叫你來打帝國主義呢？」我沒有答他爲什麼打過

帝國主義要得這樣結果，倒問他爲什麼要打帝國主義了。

「先生，難道要讓帝國主義來統把上海的民衆殺光嗎？我們要保護上海的民衆呵！」

「可是他們並不需要你保護呢。」

「怎麼，他們不需要我保護嗎？」

「對的，這不是你保護他們的結果嗎？」

「唉！」他望着我嘆一聲。過一會兒，他又說：

「先生，我要走了。對不住得很！」

於是他便走了。我想：我也應該送他點保護費，但這有怎麼辦法呢，我也這樣窮，連飯也時常着慌。

過幾天之後，他又跑到我家裏找我。

「先生，你在上海可以給我找點事情做嗎？」他說。

說來愧慚，連我自己的生活也沒有把握，有什麼能力給他找事情呢。這時，我却怕起來，倘他時常來找我，我那有飯票供給他呢？

「我沒有能力給你找事情。」我答他。

「真的嗎，先生？」

「真的。」

我看看那可憐的樣子，實在也有點令我難過。但他却很失望地說：

「先生，我要走了。」

他便漫漫地轉身想跑，這時我才馬上取出一張飯票把他。

以後我就沒有見過他了，也許他已給餓死了吧。

浦東一日記

胡傳樞

學府之音

(DIRECT FROM COLLEGE)

V. H.

管理和設備

古月

記者在○大學附中讀書，

在一很有生氣的早晨，我跟着曾參加過無名劇人協會的白慧劇社向浦東出發；他們是被上海市社會農產品流通展覽會聘請去參加表演的，假公濟私，我也得到浦東一遊。

因為時間的關係，不得不化去一元二毛錢，坐了一輛祥生汽車，直駛到呂班路會齊，可是，到那裏，鬼影都沒有，氣死！

等了一息，人都齊了，說說笑笑，素來清涼冷靜的呂班路，也就因為我們而熱鬧起來，東一羣，西一羣，有的在說笑，有的在排着他們今天該演的戲，熱鬧極了！誰不注意着我們！

最使我不能忘的，幾位女士們，女藝術家，誰都是活潑浪漫，更加是打得桃羞杏讓，燕妬鶯慚，青春是她們的！是的，藝術家的本色！

男士們呢？戴着一頂極穩腳的帽子，蓬着頭髮，穿着半中半西的衣服，也是表顯着藝術的神聖！自處其中，不禁慚愧！

第一次見了教務長，還坐在教務長的旁邊，承教務長問了些所選的功課。教務長簽了字。

忽然，微微在黃色裏燻了的煙味的手掌上，土耳其煙葉的吸煙人的沁香飛入了教務長的嗅覺的道貌斂然裏。

「好強烈的煙味啊。」教務長說。

「我抽的是土耳其的最強烈的煙葉！」答上去。

回到房間里，同屋子的醇厚地告囑我，本校嚴禁紙煙，你要小心哪！我哈哈大笑。

二

學府之夜，月色的幽靜等于在四無人煙的鄉村裏。「吉士」之煙尾，取墨球的投手之姿勢擲出了點來。

開學間的河道上，這是新的游牧的開始，檢閱了一遍。何處是茂林，何處是繁花？河埠上也有小船艇嗎？哦，覺得形式是很好的。晚上，圖書館裏如果疲乏了，便兩兩三三的二三言中，挾了女孩子出去散步去，這麼，那麼，這樣，那樣，我的軍事地圖于心里的咤嗟間，成就了。

三

註冊處等于百貨商場。

我走到國文系，一個中年人，藍布大褂子，圓肚子的傢伙出來應

因為經一二八的破壞，所以學校當局便也藉口不肯在設備方面猛進。講到設備，真該氣死人，什麼都沒有！所有的，祇有一個比標準籃球場小一半的一個球場，和一個帶做閱報室的乒乓室。

事是很尋常的一件，而且是由訓育處兼會計處庶務處和教育休息室的窗外聽來的。

事情的發生是在星期日的下午。

「×先生，乒乓室裏的兩隻燈泡太暗，庶務處可不可發給兩隻較大的嗎？」是學生的要求。

「不能！本學期開學不到一個月，一百枝光的燈泡已經用了五六隻了，放在乒乓室裏，學生會拿一隻來換，就像昨

坐汽車到擺渡船的碼頭，汽車夫不能驚奇，因為勢利的眼告訴他，那有這穩當的人，坐得起汽車！

快樂和汽車的速度成了正比例。擺渡碼頭是現在目前了。汽車駛過橋去，很奇怪的一座橋，決沒有都會的橋那末秀麗。

灰塵充滿了天空，給我們一個回味，今天坐汽車的回味。

擺渡碼頭是浮在水面上的，跟着潮水的起落，搖蕩不定，我不禁打了一個寒噤，因為一個人寄生在社會上，正是像這碼頭一般呀！急死我！

到碼頭上去有一塊跳板，跟着潮水的漲落，成一個相等的角度，潮水愈淺，角度愈小，上下愈難，是的，下面的人爬上去，不是很難嗎？這跳板象徵着人生。

船是到了碼頭，鈴聲告訴我們，誰都快樂，因為他們將要嘗一嘗坐擺渡船的滋味呀！

現在我們是在船上。買的二等票，因為想認識江的偉大，都擠在船邊上，四等的船邊上。可是當我們給不留神，一脚踏到頭等的船板上時，便

酬了。國文三零五，貨品新文學。走到英文系，一個洋鬼子，把鉛筆從耳朵上摘了下來，我定了一份英文第三百十二號，翻譯。到哲學系買了邏輯。等等等等。

百貨商店真是熱鬧啊。主顧們一百二百的進去出來，全都是二百元的買客。女主顧在家政系，預科，護士系的櫃子前挑貨品，野心的男雇客把她們一個一個挑了選了一批，又一批。店夥的殷勤非凡，令人感動。

究竟是大商場，貨品定齊了，上會計處付定洋。

四

墨水筆是帶在身上的，皇皇然派克大號啦 Q U I C K 綠墨水也剛剛灌注了飽滿。跑到註冊處，忽然的，在左近發現了一張深沉的女面。可愛得很，斜了眼睛望去，她的眼睛上的小黑點，出色得很！

啊，忘記了帶自來水筆來了。自言自語中，原諒我，筆忘記帶來了，可以借一借我用嗎？

可愛得很的手的筆送了過來，誠惶誠恐地用了一用，胡亂用過，立刻奉還。她已經拿在手裏了，再匆忙地給她的筆帶上帽子，於是感謝地一笑。

狠狠地看見了她的註冊號碼，她的名字，回來找一個老資格一問，回答是，「落花有主。」不禁相與嘆息了。

五

音樂家坐在政治學的教室裏說 G A R N E R 的政治科學與政府。

什麼叫 Legislative Organ 呢？是 Legislative 牌子的出品的風琴。什麼叫 Upper chamber 呢？並不是上議院，而是上面的屋子裏的 chamber

天的兩個，今天不是又換了嗎？學校裏實在不能担負。『庶務處職員報賬般地說了出來。』

『實在暗得太不行啦！那末，請暫時借給我們兩隻，如果再不見的話，由我們負責來還好了！』學生第二次要求。

『不行！只怪你們自己不好，為這件事，訓育主任還查了几天的房間呢！不能！』他的說話漸漸的硬起來了。

『你怪我們自己不好嗎？我們還在怪學校當局不好呢！』

乒乓室裏應該有很亮的燈泡，那是設備；乒乓室裏不見了燈泡，那是管理；設備和管理有什麼連關性呢？你們決不能因為管理方面的失敗而不設備，同時，也決不該以設備的不好來代替管理。『學生的抗議。』

沉默了好久，一方是庶務處沒話好答，一方面是學生的要求答覆。

被查察的干漆，經過我們幾次的抵抗，他也沒有辦法。

我始終是個沈默者，當他們或她們談笑的時候，因為這時的，已經陶醉在沉思之中了。

在船上，善談諧的X君大聲說道！

『我自殺了！你們別救！』
素和他要好X女士，更做出可憐的態度，去救他，好精彩的一幕！

是的，近來自殺的實在太多了，自殺操持解決煩惱的一切方法。

我沉默地注視潮水，當我們船走過的時候，潮便開始，漸漸地一個推一個，遠了，遠了，淡了！這不是象徵着人生一切的始終嗎？我又覺到！

在那裏，我認識了江的偉大，每一個浪花起來一時！我竟不禁打一個寒慄，因為我覺得江是這樣地偉大，海呢？洋呢？世界？地球？那更偉大了！我是多麼渺小呢！可是，在歡笑的她們或他們，誰想到呢！

鈴聲又響了，到了對岸，『浦東到了！』歡呼聲中跨上了岸。

music, 室內音樂，小組織的管弦樂隊。聽了聽小手錶的節奏，心滿意足了。

糊裏糊塗的想着未婚妻的，經濟家。教本上浮了起來，代替財政學的 finance 變成了 fiancée, 而稅制度的 system of Tax 一變而為 System of Sex 了的性制度了。臉紅了起來。

六

讀統計學的某君報告，女生宿舍定報三份，有兩份是學校訂定，放在會客室的。

又男生收信，較之女生收信少一倍，專指校內信件而言。

女生有些猶太味，蘇格蘭味，可是說他是高貴得很的貴品呢。

七

老早就跑到教室裏坐在靠門的坐位上。仔仔細細，把進來一個人的一個人的性別認清楚了。如果是女生呢，就劃一劃，或豎一豎。生物學一門，成績最好，為

正正正正正正正正下。計共女生四十八人。私心告慰的同學諒來不少，結起了眉頭來的也不少吧。

此外，一跨進了門，看見了女生六七人的小型的科目，男子之我，獨存着的碩果呢，另一種陶醉不上不下的辨了起來。

八

盛于學院的稱呼，太多冠于「小」，「阿」，「老」。可是，見諸經傳的校刊上，則名目更繁多。

清華盛行妖怪。「妖王」，「獨眼妖」，「絕怪」，處處是妖氣的雰圍

。不曰 Master 某某而曰 monster 某某。

「教務長這樣吩咐的！」
庶務處的回答。——鄙校的一切權柄，都操在教務長一人的手裏——

「今天是星期日！今天定不能發給！我禁止你們在訓育處吵鬧！」訓育主任開始行使他的威權了。

「難道你們是同商店一般嗎？星期日，停止營業嗎？」

「還在這裏吵嗎？那末你犯了校規第X百X十條，應記小過一次」法律式的學校行政。

繼着的便是學生的退讓。學校當局得着最後的勝利。

事情是過去了，在意外竊聽的我，却有了一個很深切的印象。

真不錯！像人言上所說的，以少數學生和學校相關，是學生失敗！

還有，現在的學校，以管

上岸仍須走一段路，一條又寬大又清靜的路，又被我們充滿了生氣，笑語。

談談笑笑，不覺到了，到了！

走進展覽會，他們的招待很週到，乘便在此謝謝！

參觀展覽會，無疑地，無可批評，因為我確也沒有這種能力去批評，祇覺得淋漓滿目，看都來不及！

浦東狗很多，尤其在吃飯的地方，彼此都這樣地取笑着，

「X X，你看你的弟弟太討厭了，管管他吧！」

在取笑聲中我們用過了很豐美的午餐。

演戲的人都化裝去了，我只得徘徊在會場中，因為會場是在一個小學校裏，地方到很大，小孩玩的東西都有，我和一個朋友坐了一忽兒，有趣呀！有生以來，還是第一次呢！

會場是在一個極大的教室裏，裏面放滿了小學生坐的椅子，戲台是講台造成，既沒有佈景，又不寬大，幕也是臨時用幾塊裝成的。看上去真幼稚極了！可是在浦東及鄉下人的

燕京盛行國際化定名，如亨利傑克夫太郎，如橫光利二，如苦夫斯基亞男一郎，如約翰斯拉夫次郎。

九

學工程的弟弟寫信來說。

「女子而學工程，可想知其不很好了啊。人家全是用十磅之鐵鎚，大聲鏗鏘而打鐵，而有兩位小姐者，也用了一個一斤的鐵塊，在燒紅了的鐵片上，丁丁然。」

十

大學院最大消費為紙張，墨水，自來水筆的成績最浩然可觀。一個自來水筆的市場，包含了各式各樣的貨名的 Parker, Waterman, Conklin, Sheaffer, Penafat……是比任何筆店還多的繁華地。

遺失告白牌上，常常有這樣的句子。

遺失：黑色（或任何紅綠紫藍，夾花紋，金等等）自來水筆的帽子（或筆的胴體，鞋子）。

在清華，總是咖啡票十張為酬。

也不止爲了筆的 L O S T 而已，遺失告白如女同學的帽子，教授的書籍等等爲材料的也是多的。

十一

大學院詩人之數，有如恆河沙數，有如繁星，較之他項文學門類遠勝在質與量上。

統統以，「我想滅了心中對你的愛情」等等的名句爲最流行。此外，便是愛國詩人的愛國表現。我被感傷的成分所充滿了。這些詩人，大都是埋在週刊月刊門下，目的給一二個愛人看見了便完了事。

理爲設備的後盾——不是設備，是不肯設備——那一個學校不是，不禁爲中國教育前途一嘆！希望中國教育界能負起這個責任來！

歷史堂速記

章如

上課鐘已响了廿五分鐘，歷史的教師尙還沒有一點來的消息。廣大的課室裏，只坐着十來個在談着電影明星的學生，開着的座位占了全室的五分之四。

忽然講台上送來了很濃的酒味，大家不假思索的便知道那個酒精睡足了午覺了。

「喂！世侄，你們爲甚麼老是不聽書？」

「講講時事啦！書是無味的。」一位同學這樣說。

「有甚麼時事可講，大家來談談吧！好嗎？」黑而油亮的臉，噴出多量的酒味，慢慢

眼裏，好似還是第一次呢！

果真！當我們想躡進會場的時候，滿了！什麼地方都滿了！窗緣上，牆腳裏，坐着的，站着的，都是人！暮是沒有啓，人聲更是鬧得連說話都聽不見！好在還早，我還得到化妝室裏去看他們化妝。

第一幕便是白鷺劇社的「誰是朋友」，我們也從台上擠到台下，可是已費了九牛二虎之力了！最難的，就是想在人堆中占一個位子，前面是浦東老太婆，後面是浦東有力氣的男人，兩旁呢？更不談了，誰都向你進攻，爲了他要看的慾望。競爭竟是這樣難的！不要說力氣用盡，就是桂花油的臭味，也嗅飽了！

開幕了，噪聲更起來了！因爲他們看見了王阿大，推着一輛小車，有趣極了！可是當那位太太，警察，學生，牧師出場的時候，更不得了，笑聲，叫聲，充滿了全會場，同時表示他們的快樂，盲目的快樂！

我爲白鷺劇社叫屈，可憐！觀眾們都是小孩和鄉下女人，他們怎能懂「誰是朋友」的意義和藝術？他們祇知道王阿

十二

北方以文學著稱的學府，在廁所的白牆上常常發見很好的詩詞。如坑忽憶校花，因賦憶江南一首以是洒洒的一片大文章，一片小詩便錄了出來。

十三

北國有一句流行的學府之歌。

「北大窮，師大老，燕京最好，清華還可將就。」

仔細辨別了內容，很可感到情緒的昇華的。清華的將就說最近也有了缺憾了。一九三三年夏季，大一新人，男一百八十，女十一人。清華是在恐慌吧！

十四

南國的幽默較爲爽明。在熱帶味的氣候下，是爲了情人而開展的氣候，悠悠的白雲的長日。而音樂器具，凡是弄彈的，全是滲合了洋海之風味，炎熱的顏色的。南國的喉音有天賦的高明性，年輕的學生，在南國的，是理想的幸運者吧。同時南國以北國爲理想，大江南北，負笈的子弟，是過江之驕了啊。

十五

每一個學院有一年的年刊的。年刊間的輕巧鮮活的繪畫充滿了學府的本地風光。其實，每一期年刊只是一個畫家包辦了的。而且，奇怪，每一個學府總有一個畫家，其實也只有一个畫家啊。

十六

大學院的「吉普西」，這是最可愛的桂冠啊。能憧憬于大學生生活，旅行在學府的道路上，而自以爲是幸福的。大學生生活的讚禮，大

的說。

「喂！先生！我們將來的考試問題怎樣啦？」

「你們不用怕，我的分數自然能使你們滿意，不及格給到及格；考試問題我是最通氣的，明天我寫在黑板你們抄了便算完事。」

「你爲什麼總是這樣遲才來，在家裏和師母玩嗎？」

「哈！你們有所不知了！校長加飯唔（廣州語之「不」字）加饌，課我是擔任了許多，但薪水却給得很少。既然如此，我也就馬虎了事。現在天氣這麼寒，在家飲多一回酒，不比在這裏講多一分鐘好嗎？」

「先生，前天你所說的地中海是在那裏？」一位頑皮的地同學故意的問他。

「地中海嗎？任何一國，任何一地都有的，單說中國，地中海就有不少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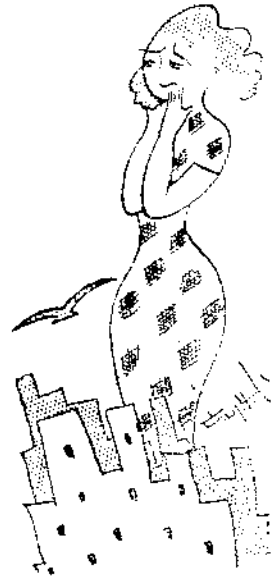
蕩 駘 風 春

作 我 忘 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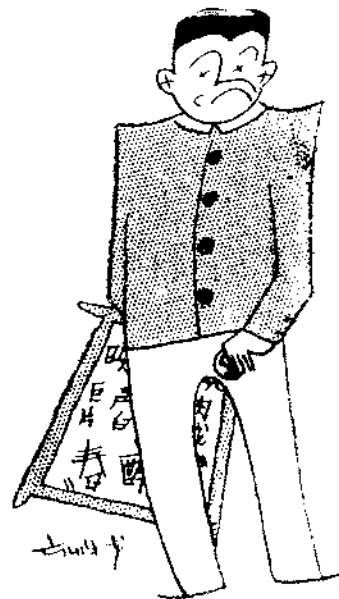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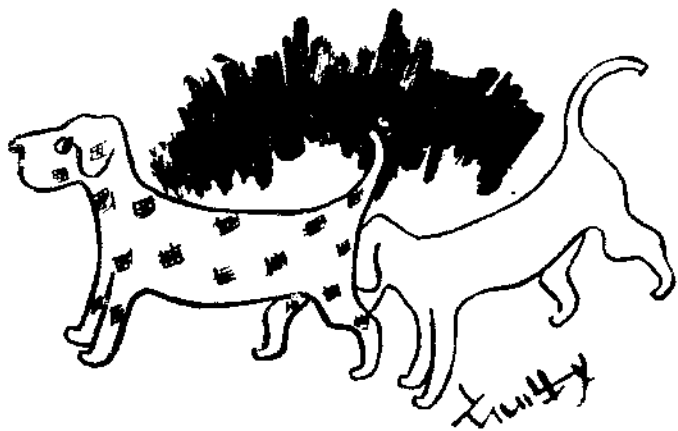
春城無處不飛花

孤
雁



綠蔭深處有人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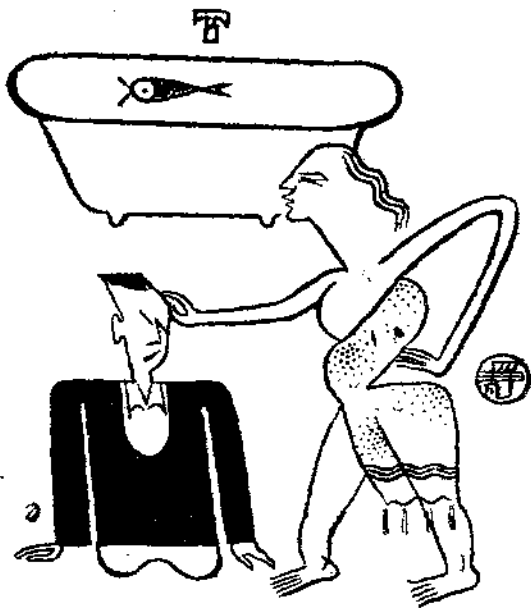
者 患 病 愛 戀



無可奈何看戲去

十月漫畫

作生靜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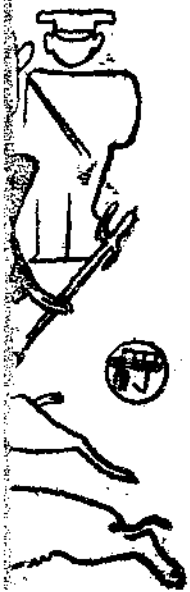
美報載：聖路易市有閩士夫人者，與其夫結婚已二十年，近忽以離婚。其原因祇為一牛首魚耳。據供訴狀中稱，其夫蓄一牛首魚於浴盆中，歷二星期之久，使家中人不克就浴，故請求離異。法官准其所請云。

怡生輪被劫，盜匪等之架，現家客運車為凡手持白旗。



上海名媛開古裝跳舞會於江灣葉園，名曰宣揚文化，美哉美哉！

徐州各界開新業行大會，整頓市場，不得過長，案將景氣。



廣州二十八日舉行仲春上戊祀關岳，陳濟棠為正獻官。



當溥儀在長春僭號，扮演祭天一幕趣劇之際，適狂風大作。溥儀登祭天台時，其所帶冠為風吹落，溥儀以手挽護，不料用力過猛，將帽帶攔斷，溥儀為不祥，面色立變蒼白。頭學隨叛逆寶照云，此為吉兆。兒光？寶照急答云，陛下帽帶脫掉，正係上天示吾人以解脫羈絆之朕兆也。溥儀始轉憂為喜。



報載洋和尚一行，擬於秋天返歐。並擬在巴黎創建寺廟以廣宣傳，是為東風吹漸之又一明證。



匪區宜黃收復後，四三師
長鄒洪修築文廟，蔣傳令
嘉獎。茶毒後之農村，得
此點綴，亦殊不惡。



亦被認爲個人。



梅蘭芳博士又在漢口演劇
賑災，中國賑災亦惟有靠
做戲之一法。



秀山關岳
廟觀禮者甚
衆。

杭州市有摩登破壞鐵血
團發現，二十五日晚，
開始活動，在各遊藝場
所，用鐵水密酒男子西
裝，女子豔服。二十六
日晚，各報館接到該團
宣言謂「提倡國貨，破
壞摩登，活動成績，已
毀摩登衣服千餘件」
云云社會大爲震驚。我
爲時裝業。



鄭逆孝胥赴日謝恩，舟中詠詩，題爲「奉命聘於
日本，烏拉爾丸舟中觀日出」。其詩云：「萬重
夜氣曉猶昏，日影沉沉吐香；暗裏扣舷呼海若
，莫將濃霧沒乾坤！」另一爲：「新綠新晴晴幾
層，小學斜日有誰登？窗間關筆沈吟者，席卷燕
雲且未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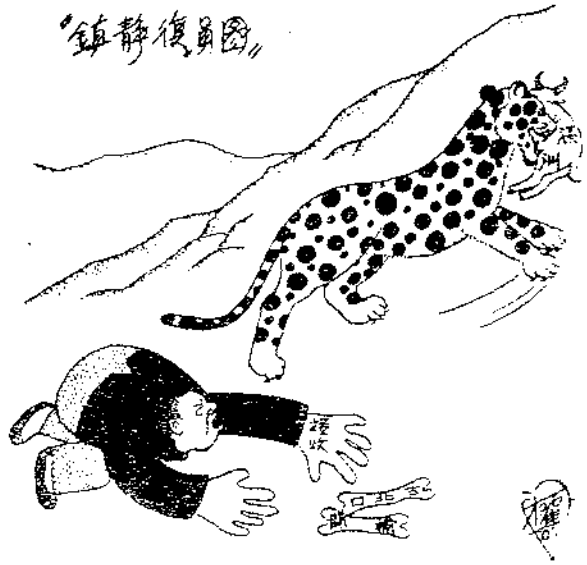
時事小景

除舊圖



除舊佈
新之圖
，但願
如此才
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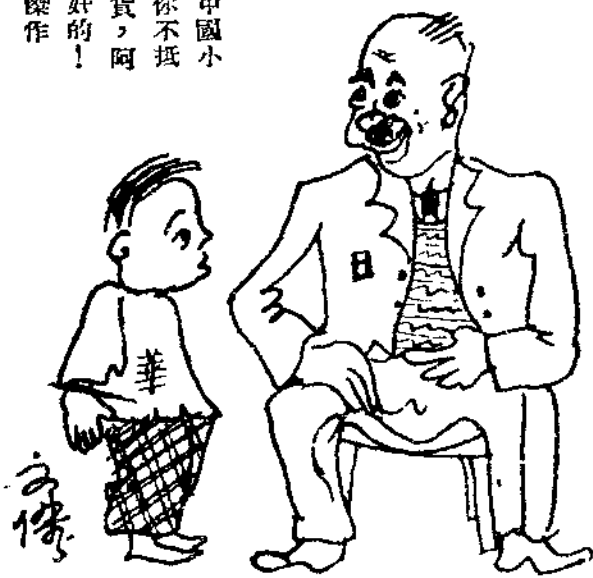
鎮靜復員團



杭州市新發見之
摩登破壞團



東洋拐子對中國小
孩子說：「你不抵
制阿拉東洋貨，阿
拉就同儂蠻好的！」
宣文傑作



大是個工人，是一個很有趣的人物；他們既不知道牧師的一篇說詞的奧妙，更不明瞭學生那篇說詞的超時代，可憐！他什麼都不懂！笑聲，叫聲，說話聲，代表了他們認識話劇的藝術！我敢說，他們什麼都沒印像，除了他們的腦子裏在想，今天看了戲一可憐！

所以，不幸的事情便發生了，演「放下你的鞭子」的時候，誰都承認，這是一幕很好的戲，當然，噪鬧的聲音也不能把牠放過，因為他們覺得，那要把戲的老頭子，比王阿大更有趣得多！更有那美麗的姑娘，唱了一隻好聽的歌，他們快樂得要死，所以也拚了命的叫。可憐！這幕戲便因而中止；後來經過他們的請求和再三的敷衍，才在操場上像真的要把戲似的演了一下。

又是坐火車，坐擺渡船，回到熱鬧的上海。

此次浦東一遊，我得了很多的感想：

話劇怎能普及民間呢？他們天天在喊着「到民間去！」可是事實呢？民間是否能接受他們呢？決不能！是辦法不對嗎？是民間太幼稚吧！我想。

學院生活的素描，以是有了大學院生活的享樂。正在青春的泡沫的尖頂，又正在青春橫溫的情緒裏，愛在肩膀輕鬆的挑着的夢，脅下挾一片講義夾的白紙層。愛看教授的氣魄，白髮與禿了的頭，或是談鋒雄健如一片漏了網的小魚，或者洋教授的年高德厚的小姐的風采。在大學院裏有青春，有年輕的少女，一樣的在熱忱的教育制度下尋求知識，更在園林間熱忱的尋求愉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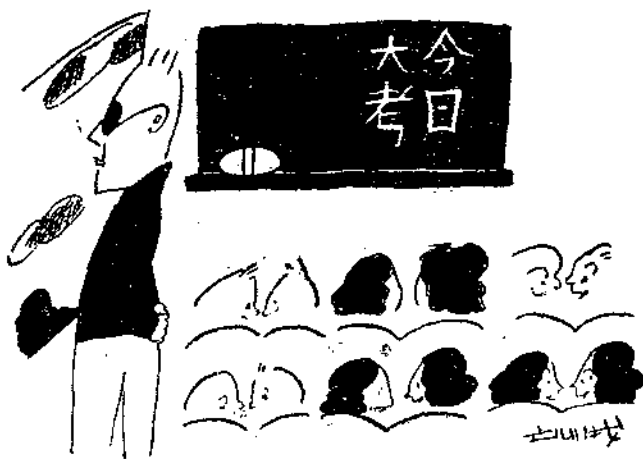
在大學院與大學院側轉吧，給許多教務長以驚奇的眼光吧。好像我的青春永遠不曾完結似的，旅行啊。創造，學！「吉普西」似的學生，是享樂與學習的同機會裏的組織裏的幸福的少年人。這 inscribe 在題材下的這一語，表明直接從大學校廣佈出來的速寫的，這是，

DIRECT FROM COLLEGE! 是。

這確是話劇家，和社會學家極應注意的一件事。

我想，這大概是民間太幼稚了，當他們走出會場，在等火車的時候，旁邊還是鬧着許多人，「戲子！」他們認識了話劇家，這不是侮辱，是他們幼稚的腦告訴我們的。

太幼稚的鄉下人，「到民間去！」浪花的偉大，饒餘板的有趣，現在占滿了我整個的頭腦。



發善心大開方便之門 余京我作

「那末中國的……」那同學還沒說完，他已經立起身來說：「現在太冷，早些下課，你們回宿舍去吧！」

那黃黑的舊絨長衣，已為塵打染的黑氈帽，胖矮的身材，又慢慢的消失于課室門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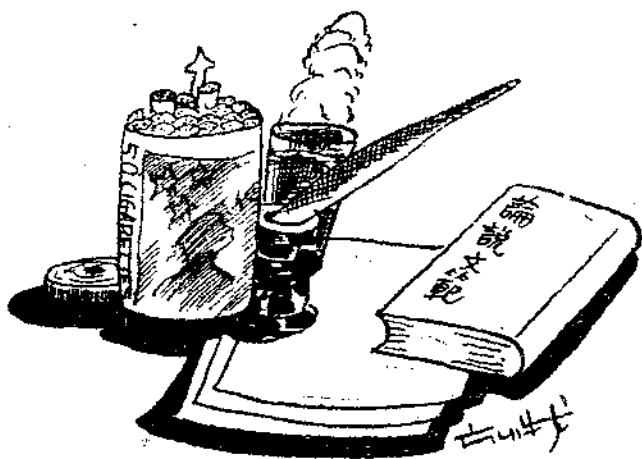
談電影明星的同學，現在又轉到關於同學們靈運的成績那方面去了。

中國童軍歌

戴傳賢編

童子軍軍歌及野火歌等，由童軍總會籌備主任戴傳賢編就，(一)中國童軍歌：中國童子軍，童子軍，童子軍，我們，我們，我們是三民主義的少年兵，年紀雖少志氣大，獻此身，獻此心，獻此力，為人羣，忠孝仁愛信義和平，充實我們行動的精神，大家團結向前進，前進，前進，青天高，白日明。(二)野火歌：燒野火，燒野火，野火放光明，野火放光明，滿天星斗向我笑，問我此火照何人，此火來自戈壁大沙漠，來自拉薩百丈城，來自青海頭，來自黃河根，照我好哥哥，照我好弟弟，照我好姊妹，照我好姊妹，照我弟兄一團心，照我弟兄一團心，大家齊歡唱，心地放光明，大家齊歡唱，心地放光明。

文壇畫虎錄



- 一、本欄歡迎投稿，來稿寄由本刊編輯部轉。
- 一、本欄專記當代文壇遺聞佚事，以趣味備永，事屬真實為貴，凡有所知，不論事之巨細新舊，統希寄投。
- 一、投稿者不得借本欄為攻訐他人之用，凡屬於攻訐性質之稿，恕不刊登。
- 一、文人自述自記，即使屬於過甚之誇大，本刊亦不吝為之發表。
- 一、本欄稿件每段以一二千字左右為最適宜，若於一個事件之可分若干段落者，當各就一中心分述之。

訪望歲小農居

冰·炭·

一天下午，我和O君百無聊賴地躑躅于車站路上，初春的風，溫馨地吹拂着，太陽在灰白棉花一般的天空中，射着和煦的，淡黃的陽光，田野披上嫩綠的新衣，鳥雀兒在枝頭唱暢心歌曲，……我們雖沒有絲毫詩人的氣質，但是並非木石，對於這個懷孕着豐富的，誘人情調的春天，多少總感到一些淡漠的，輕鬆的，天鵝絨一般的惆悵。這種飄忽的靈感一旦爆發，感到自身已在張資平氏的小說中，是一色情狂的人了。由于這感覺，對於那班非難張氏的批評家微微抱反感，覺得張氏的作品雖有許多是過于「造作」，但有些地方也實在未可厚非。愛的憧憬誰不能沒有？愛，這是人性中的至聖至神呵。這末一想，對張氏起了或種的好奇心，于是我們行入了張氏的「望歲小農居」。

「訪問作家」是近今最流行的事，隨便什麼報章雜誌都有一

福州文訊 錫祐

相——

——白揚社與福州文化總同盟的真相——

因了李小山的那一題「一九三三的福州文壇」引起了我的來動筆寫這一文的興兒。目的是在暴露一九三三的福州文壇怪現狀。是的，有這麼一個時期——還好是個短時期，但，其壽命之短，可又出乎我的意料之外——福州的文壇是給那個所謂白揚社佔了勢！其間牠同國光日報上的副刊縱橫，起過狗來狗去地三四個星期。若不是縱橫的編者以寬大為懷的話，那真的不知要鬧到胡底呢！當時我在福州，站得高高的看牠們撕殺，然是好看！可是，牠們的你一刀我一槍的要法，說起來，也都不高明。為的是篇篇有狗，句句有狗！狗，狗，狗，至今弄得我還不明白到底那邊是狗。可是，細想起來，牠們的愛用狗來罵人，說不定是受了我們貴國文壇上的所謂大作家的影響吧！（因為中國文壇也曾一度鬧狗。）

現在，帶住，書歸正傳：

一、白揚社的成立及其組織

白揚社，成立於一九三三年五月間，聽說剛成立的當兒，社員祇有幾個。

兩個國文先生

前轍

曹聚仁

如果承認郵差是青鳥的話，那末，青鳥給我帶來了一個鳥鴉。這句話看來有點兒糊塗，讀者們一定會懷疑，莫明其妙。青鳥是郵差啦，鳥鴉又是什末？朋友，我告訴你——郵差不是給人家送信的嗎？有一

回，郵差給我送來了那末的一封信，上面印着一個烏鴉的。當然，光是看到那個烏鴉未免惹人驚異，可是，回頭兒，看到『羣衆書局』這幾個字，不錯，我知道了。

『濤聲』週刊不是爲了那個，被勸停板嗎？當停刊的時候而編者曹聚仁大書特書地提倡他底烏鴉主義。因此，烏鴉就代表了曹聚仁，烏鴉就是曹聚仁底商標——信封面也印上那個商標啦。

這兒不說商標，只說人。在一列列排着隊的同學之前，曹聚仁給我們講國文。他說

『兼葭蒼蒼，白露爲霜。所謂伊人，在水一方。』這是古時的情詩。當深秋的時候，蘆葦花開；一對情人，就在這個時候分手啦。到明年，別離了的情人，回到從前的江邊

些「訪問記」之類的文章登載的。因爲「訪問作家」對於訪問者很有一點好處：拍拍馬屁，冀「作家」報之以青眼，一也；把「作家」的大名加上「我的朋友」，或說「我前天往××家」到處向人誇耀，二也。所以「訪問作家」一般人以爲是「登龍術」之一呢。不過，我們決沒有這樣的「醉翁之意」，我們確是爲要知道沉默許久的張氏之近况，才去訪他，如果有心「登龍」，何不去訪「文壇紅人」？幹嗎訪「被斬腰」的張氏？

却說我們入了「望歲小農居」之後，敲門聲才停，在客廳內即有一個笑容可掬的臉向我們招呼。但隨即在笑痕中隱的藏有苦笑，眉在輕輕的皺着；是否討厭我們這兩個不速之客，抑或是爲了別的什麼？恕我不知道。我們說了一點「久仰」的話後，爲了免使霧圍裏沉默無聲，于是我問他近來有否寫作，好把大家的話匣子打開來。

「近來沒有寫什麼東西……」冷淡的說話聲，更加增了他的灰黃臉孔的陰森，冷寂的氣象。

「爲什麼呢？」C問他。

「一方面爲了年齡關係，不宜再寫，一方面又因爲……哈！」他笑一陣，把話頭衍敷衍過去。

我曾經在某君家裏看過他的信，他說他已厭倦文學生涯，想改業。在什麼刊物上，又看見他很憤慨地說過：「在今日，光景非到德國讀社會學回來後，不能寫作了。」而今，他所說的「因爲……」自然足感到批評家之羣的威脅了呵。一切由社會學及經濟學之庸俗理論演化出來之機械公式，批評家搬來

在福州文壇是露不出頭角的，簡直脫福州文壇沒有他們的份兒。嗣後因了某種的關係（什麼關係，想是對於政治有關吧！）該社社員活動起來了。他們第一步的工作，就是擴大地徵求社員。不知怎的，給他拉到了好幾十個。可是其中的份子，却真是裏不得！統計起來，高中畢業的不上五個人，其餘皆是福建學院的高中生和別的中學生。其幼稚可以想見。後來，徐翔來福州了，胡秋原彭芳草一起都來了。該社以爲是其機，於是就請徐翔入社，把所有的社務都交了他。查徐爲神州國光社的一份子，這道爲使命來閩，剛巧碰着這個機會，當然是合他的脾胃了！（後來老徐能孤

到文化委員會委員的地位，這點也有些須的關係）至於胡秋原與彭芳草二人，白揚社人員以爲他倆是大人物，自不敢開口請其入社。這且不談。

雖然，中國人是最會「做面皮」的，該社社員是中國人，而且成立在中國境內，無疑的是逃不出這民族性的公例啦。牠的簡章拿出來，簡直會嚇死人呢。除却上層「鐵板」的組織外，底下有：（不要看迷了你的眼睛呵！）

- 一，白揚社編輯部
- 二，白揚社工人圖書館

，觸景生情，禁不住嘆息起來。警方說，這兒有一個凳子，是愛人曾經坐過的；現在愛人不見了，看到這個凳子，少不免引起從前的印象，於是「凳子呀，凳子呀，」那末地喊起來，就是很好的一句詩。」

這一段，曹先生不知說了多少回，而且把牠寫下來，在自由談上公開地發表過。而我所述的，並不是從報紙上剪下來，是從回憶中寫下來的。

曹先生教我們作文，第一次出的題目是「飛」，單獨是一個「飛」字。於是，同學們就有點兒爲難了！

警方說，今天出門，看到一個大鳥，在半空中飛來飛去，很自由地，沒有想到人家會暗算着牠……這一類的文章，他是不要的。可是，那末狹義的題目呀，光是一個字，沒有什末寫的。經過再三的要求

搬去地應用於「批評」上，令一班創作家感到難堪，在未創作之先，心裏便懷有被罵的恐怖，宜乎「作家之羣」紛紛把筆擱下，紛紛改業了。

我們寂然的坐着，臉孔憂戚地楞着。因爲我們在想到創作家的厄運，而在痛心。畢竟張氏是小說家，他懂得我們的心理，於是他帶笑說道：「你們有否創作？」

「有。」O答。

「而且他又出了幾個集子呢。」

我故意爲O吹噓一聲，但張氏像沒有聽見似的，他滔滔地說，一個文學青年如何的先要把根基弄好：懂得外國文，懂得社會學，歷史學經濟學……以及哲學……他這樣的奉勸我們，弦外餘音，不言而喻。因爲他被批評家罵得體無完膚了呵。

這時候，我才知道那些批評家的「兇暴的批評」，不是徒然，在張氏至少已經受了相當的影響，其他同張氏一樣沉默下去了的作家，或許也要向後輩勸讀經濟學，社會學，歷史了吧？我想。

空間又是靜悄的。我連忙把別的話拉來問他：

「張先生近來在大學教書嗎？」

不知是他聽錯我的話呢，還是故意眩耀他自己？他說：「暨南，中公，大夏我都教過書。不過也厭倦了，……本來我是讀地質學的，如果教地質學一類就好！」說後他拿起一本地質學的書，「我在給商務繙譯這本書。」

「每天繙多少字？」

- 三，工人讀書會
- 四，工人俱樂部
- 五，白揚社叢書出版部
- 六……

看！牠的規模多偉大，外表看去，好像是極有組織極有系統的一個團體，可是「糟糕」記得有一天，白揚社在南街青年會請胡秋原演說，結果是由主席口中宣佈了：「胡先生今天因爲沒有空，不到會！」無疑的只可算是老胡看不起白揚社的表現。

二 福州文化總同盟

說起來真是「笑話」呢。去年十一月七日爲福建民國日報五週年的紀念日，該報社的執事者發起召集福州各文藝團體，本求專誠召集文藝團體作座談會的，可是白揚社起了野心：在前兩天就設計好了，化名了五個團體！於是，時期到了，白揚社當場提案：組織福州文化總同盟。份子多，勢力大，當然是通過了。而所舉出來的籌備員，多是白揚社分化出來的有名無實的團體。那五個委員中，白揚社，瓦脫社，流星社，新社會學社，都是牠的化身。因而那天成立的福州文化總同盟簡直是給牠包辦了去！後來各文藝團體，看出這個勾當，先後脫離了，退出了。就儘德意志退

，「飛」字還是很安靜地留在黑板，揩不去；同學失敗啦，只得低着腦袋，捏着鋼筆勉強地學「飛」而已。

又一次，也出了一個題目是「談蟹」，這又是挖苦同學的。不錯，那時候正是秋高氣爽，蟹，就是應時的食品。爲了附庸風雅，有好幾個報紙底副刊都出了一個蟹的專號。我們要做這個題目，拿人家的舊文章來參考一下吧，不行，那是曹先生所認爲「爛調套話的。」沒辦法，同學們又是低下腦袋，咽着口涎在紙上來談蟹而已。

曹先生很用功，走路的時候也念着書；同時，他也很樸實不過的，永遠穿着藍布長衫，從沒見過他穿西裝，或漂亮一點兒的「國裝」。不過，據說他底開支也不少——都放到回力球場去啦。自然的。有輸就

「不一定，有時高興就繙多一些，不過，每天總照例繙三四千。」

「人家說你寫稿快而迅速，每天幾乎趕得一萬呢，」

「那是造謠的。」

接着他又問到暨南的一些新教授，說明他知道之後，又問到課程，我們一一答復他，他像很有涵養，一點不呈喜怒之色的。不過他對於「大學的教授」像很渺視，一點打不動心。「教授」于他沒有一些誘惑了。也許是他成了「文壇富翁」之故吧。

忽然他兀自的說到何家槐，極口稱讚何君，說何君成功了啦。我給他的話弄得發楞了。何君近年雖是風頭十分健，「左翼捧場他，右翼拉攏他」，不過近來與徐轉蓬發生了不幸的「創作」糾葛，幾乎被罵得身敗名裂了。記得，若干年前張氏也遭過「文販」云云的謠言（我們却不敢輕易置信的。）所以我急忙把話題轉移，以免又令他發牢騷。

我們又談了許多別的話，不過我們覺得作家「時者金也」。不便多談，遂告辭而出。

「有空希望常來談談，……」

他又是那末誠懇地笑着鞠躬。這時候，在光天化日之下，我更清楚地看到他的那件褪色的，蒙灰塵的黑大衣，和那不合身的黑呢襪褲子，……被人家目爲「文壇富翁」的他，這兒確有點楚楚可憐，確有一點寒酸氣味。不過，張氏以他這座輝煌的小洋房名爲「小農居」，又覺滑稽，不知中國四萬萬同胞中有幾個是他這樣的「小農」？於是我們行出了他的「小農居」。

出國聯一樣。

成立會的那一天，議決設五部。結果：

總務部 白揚社

組織部 一樓社

宣傳部 青光社

研究部 華命青年讀書會

編輯部 新社會學社

其中除掉青光社外，都是白揚社的

「自家人」！

三，他們結果

因爲是有立場，說起話來處處有背景，有目的。而且人民政府成立的當兒，那兩個體是最起動的，宣傳噱，貼標語噱，擁護噱，打倒噱。到了那政府想消雲散時，他們起也溜之大吉了！

結論起來，他們組織白揚社與福州文化總同盟的最大的益處，是稿費給他們括去了好多，因爲，那個時期的民國民報副刊上的思想，和大眾世界，差之多多都是他們的臭東西。

附告：要明白福州文訊，望參看本刊李小山「一九三三年福州文壇」一文，庶能明瞭。

三月十三日

有贏，有贏就有輸；可是，比對起來，總是輸的多過贏，這是可以料想得到的。雖然輸掉他是不在乎的，他可學的很多見識——用統計的方法，或者說科學的方法，把他底閱歷經過若干的綜合與分析，再出場時，可有幾分把握，『雖不中，不遠矣』。所以他預備做一本關於賭回力球的祕本。等着吧朋友，曹先生會指點你呢。

章衣萍

自古道——『一朝天子一朝臣』，這是很對的。現在雖然沒有天子，而與天子有同等地位，或同樣情形的還是存在着，因為『一朝天子一朝臣』那一個定律還可以應用，這是科學的定律吧？

國文先生曹聚仁轉去了，繼任的人選，章衣萍就是其中的一個。章衣萍，章衣萍，青年們誰不認得章衣萍？他是友

情的作者，他是情書一束的作者；最受歡迎的還是情書一束，大有好書（？）不厭百回談之概！張資平的梅嶺之春，苔莉……不錯；章衣萍的也很好，怪有勁兒的！因此，他已經先聲奪人了，選他底功課的就擠擁起來。不過，有一部分人却害怕起來，據說，那個傢伙頂壞——會摸屁股的。空氣雖然那末的放，『探險』總是大不乏人。

洋毡帽給他底手兒掀開，頭髮是筆直的挺起來，是『怒髮衝冠？』他底臉兒，恕我不懂得怎末描寫，大概說，架着一副黑玳瑁的眼鏡，而最特徵的就是他底下巴邊那兒劃着一度疤痕。這一度疤痕跟着下巴頰上上下下地，他講國文了。『談研究國文基本方法』黑板上，大大的寫着那末的標題。於是，嘩啦嘩啦地複述了

一大堆『我的先生』，或者『我的朋友』——胡博士的名言。什末讀萬卷書，走萬里路啦；什末不要爛調套語啦……像煞有介事地把胡氏底『改良文學芻議』背了出來。

可是，朝着章先生的同學們，始則驚駭其名，繼則仰瞻豐采就低聲地品評起來——他近來胖了，不知道有沒有和他底夫人那個？他咳嗽起來，把手兒按一按胸脯，同時『咳』的一聲，像小孩子捏着橡皮的貓兒一般。

章先生還是很得意地講着——『我愛你』等新詩是要不得的，青年人最好不要學。人總是感情的動物呀，見到花儿底開落，月兒底圓，缺……不能無所動於中；因此，要發洩那個，這兒有很好的方法，就是念熟十來首自己高興的詞，有時候，一個字一個字地低

吟着，的確是很開心的！於是，他在黑板上又介紹了一些，『雄健體』的和『柔和體』的詞，給同學們鑒賞鑒賞。我還覺得有一點兒缺憾，就是他沒有給我們背幾首『望月樓詞』，這是最可惜不過的！

談到小說，他批評過巴金的及其他。舉例說——『魯男子』中描寫心跳的情形是錯誤的。本來心跳的現象是前後地起伏的，而『魯男子』的作者却寫作如鐘擺一般。同學們領教了，於是多方設法地找了一本『魯男子』來看看。結果，同學說，那兒只描寫過魯男子進去他底愛人底房間的時候。登時靜默起來，連鐘錶的滴答滴答的聲音聽得到；又描寫那心兒的搖動，像旌旗一般，把不定着。我慚愧，沒有對證過，自然不敢信口雌黃——仍以章先生自己說的為對。

據說，文藝春秋是章先生編的，銷路不知道怎末樣，而入息總不錯，大概不錯吧。

重慶文壇之三虎 水艸

重慶有了這三虎，似乎才有所謂的文壇，這所謂的文壇似乎也祇有這三虎，雖然有人以「土文豪」的資格來稱他們為「廣文豪」。可見重慶的文壇，不用說莫有虎；連虎子也難見一個；那一羣，或許是善叫的貓吧？！這是春天了，呀！

下面所記的，不是素描，不過最近發生的小事而已。

一 金滿成得馬失馬

以「小江平」而名益彰的金君，確是精巧精幹，客客氣氣，帶幽默風味的。大約是一二八炮火的威迫，才攜其在復旦大學肄業的愛妻，陳鳳兮及他倆的結晶，阿宵小姐由滬返川。任重慶新蜀報副刊的編輯，以「橋夫論」，「川耗子論」二則打泡戲，攪動了重慶的空氣。

滬事平息，復旦重開，陳女士毅然暫別其愛夫愛女，去

閩變散記

李小山

1. 前夜

下午，一個專差送來一封省公安局的公函（？）請（？）全體學生參加明天福州民衆代表大會。關於開會這些事情原是由省黨部辦理，這次會却由公安局出來召集，可見這會是非常的會了。

爲了這封公函，學生自治會當晚召集臨時全體大會討要不。要參加這個代表大會。大家覺得這事情很嚴重，因此會場空氣十分緊張。大會中有兩種主張：一種主張不參加，理由是：大學是最高學府，大學生是知識份子，是有脊骨的，不能隨便盲從附和，自由是「不可侵犯」的那麼神聖。

主張參加的，理由是：十九路軍統治下的福州，不容你有什麼主張，自由更談不到，那一封公函雖說是「公函」其實裏頭就是命令，你不能不遵他的命令，不能不參加明天的大會。假如你要憑你的意旨行事，那你就難保沒有危險！

雙方辯論了半個鐘頭，後來還是主張參加的勝利，橫豎有一天的放假，就參加大會也不算什麼，況且明天的會究竟不像做紀念週那樣的意義！

2. 國旗變色

一九三三年十二月一日在公共體育場舉行人民政府成立慶祝大會。主席台上人才濟濟諸色皆備：第三黨的黃祺祥，民族

常熟瑣記

建章

故鄉，故鄉，這是個多麼甜美底名詞啊！好久好久懷念着底故鄉，終于在一天細雨濛濛的晚上到達了。我底心是怎樣地快慰，我底精神是怎樣地興奮啊！我夢幻般的想着：我又將投入故鄉底懷抱，來重溫昔日的一番舊夢哩！

出乎意外地，我在故鄉祇過了幾天的生活，心上像被重鉛樣的壓着；我祇感着一種說不出底悲哀；故鄉的青山依舊，但景況已非了。在這裏，我就將見聞所及，寫在下面：

一，封門忙

我底故鄉素稱肥沃之地，一向商業很繁盛的；可是，近年來因受世界經濟恐慌之襲擊，已漸漸地呈破產了。無論走到那裏，甚至最熱鬧的幾條大街上；到處可以發現縣府的封條密密地貼在店鋪底大門上，最近有幾家信用昭著的大銀樓也同樣地遭到必然的命運而倒

卒其業；金大編輯不得不兼任「賢內助」之職而撫育阿育了。

他的文章，清新可誦，尤

為婦女所傾心。猝然就被重慶

第二女子師範學校，藝術科卒

業的×女士死死地愛上了。通

信，會面；一個實心眼兒，一

個虛與委蛇，可糟了，她把鋪

蓋行李硬搬到金君寓內去了。

金君本有兩條路可走，借

治安機關之力，加以驅逐；或

自己搬出去，避之一刻大吉。

但忠實的他，認為這太使人難

堪。事後據他對人說，曾另挪

一位朋友同住，因「三人則擠

」，「Three is a Crowd」，絕對

不致擠出事故來的。但事實不

如理想那樣簡單，陳鳳兮挾着

方帽子要回來了。他自然請

×女士走開，她又一定要嫁給

金君；金君是不甘犯重婚罪的

。經友人調解，金君大為憤

性，成立了一種協定；——他

英雄蔡廷楷，死守吳淞的翁照垣，烟將軍蔣光鼐國家主義者何公敢，還有不容於廣東的李濟琛……還有不會說中國話（國語）的陳友仁……還有……記不了許多。

台上的要人們都集中着打倒一個人。

「打倒×××！」蔡廷楷喊得最起勁，演說時，說了幾句

就「打倒×××！」那麼地喊起來，台上其餘的要人也跟着喊

起來。

最妙的是陳友仁的演說。他咕利咕嚕地跟黃祺祥說了幾句

外國話，黃祺祥就對台下翻譯出來。

黃祺祥把新國旗打開來，上一半紅下一半藍，當中一顆黃

星，於是這新國旗便乘風飄揚於公共體育場旗杆之上了。

最後一條秩序是喊口號。喊擁護的口號時拳頭應該向上舉

起，喊打倒的口號時，就應把拳頭向前伸出，好似所要打倒的

人就在跟前。

幾千人的慶祝者，喊口號的只剩台上和台下的十幾個人。

翁照垣對台下的人們拉着嗓子叫：

「舉手呵！喊阿！舉手呵！」

台下始終沒有人喊也沒有舉手。

他們在台上自拉自唱，台下的人們都是帶着聽戲的心理。

此外還有些「無名」的在台上跑來跑去維持秩序，散發傳單，

也許他們也在做着開國元勳的夢吧？

這麼多名人一旦集在福州，我們老百姓得以瞻仰丰采，可

不是一件快事！不止呢，簡直是福州之幸哪！

閉了。這是表明了中國社會經濟動搖之一角，想到處也不見得例外吧？

二，紅與黑的騷動

紅者紅丸，黑者鴉片也。

這二種東西名雖異而其實同，

不過一價貴，一則賤吧了。

紅丸與鴉片在故鄉先前很

少，可是近來却有驚人底發展

；從二十幾歲底青年起到五六

十歲的老頭子，差不多十分之

三是吸着的。一天，我在田間

碰到一個中年農夫，他的眸子

深深地陷了進去，手中擎着一

根竹煙管，迅速地從袋中拿出

一粒紅的子，裝着抽起來，

一鼓濃濃的烟由他乾癟了的口

中吐了出來。我有些好奇起來

，就問他：

「你吃的什麼東西啦！」

「你還不知道嗎？……紅

……紅子子！」他帶笑地

答「吃的人多着呢！很好

……比鴉片又便宜，又熬

癮，你要吃一管嗎？……

「是紅丸……紅丸……」

我恍然地說了出來。

每年給×女士，生洋三百元

，以四年爲限，她到北平去讀大學；在這四年期中，總可找到比金君還強的對手。協定成立，她就鼓帆東下了。

熟朋友間，都有相當的默契，對於此事，在鳳兮女士前是一字不露的。所以她到了重慶數月，仍無所聞。

一天，他們在某友處有種聚會，金君是從報館直接去，她帶着剛寄到金君的一束私信，由寓前去，便交與金君。

當他們在一起時，一位冒失朋友叫道：「滿成，你那×女士有情書來嗎？」於是那一束信就，留待檢查，緩予發給了。

她回去一封，一封，又一封，詳細檢查，其中果然有×女士大違協定態度的一封信。其中大意說，金君答應當陳鳳兮

十日

返川一月後，就實行離婚，再同她結婚；特來信催問，進行

3. 兩毛錢

從台江汛碼頭到公共體育場的路上，工人的隊伍最多，街上找不出一乘黃包車，也找不出一個挑擔子的苦力。

碼頭上集着許多苦力，每人手裏都有支紙旗，上面寫着些什麼，來不及看清楚，他們說的話兒却聽得一二句：

「叫阿麼也去吧！」

「他也可以去的麼？」

「怎麼不可以？二毛錢不想要嗎？」

可不大理會他們說話的意義，聽聽就算了。走到了南門兜。這地方統統住着難民，小販，街之子，黃包車夫，賣唱的……

我們走過一羣零亂的隊伍，看樣子是黃包車夫，他們嘈雜地談着，走着。

「尙他奶奶，今天開什麼鳥會，老子今天生意不要做了！」

「有什麼法兒？——別管這些，你只管開了會，到工會領兩毛錢是啦！——下午還可以做生意。」

我明白了，這些苦力和車夫們是每人兩毛錢給買去開會湊熱鬧的。他們是兩毛錢給買去的，而我們却是把身子白送的了。

4. 新國旗的價格

十一月三十日，城台各成衣處奉令破夜加工趕製幾萬面新國旗，以應十二月一日慶祝人民政府成立，民衆懸掛之用。舊的國旗都收集起來，擇日焚燬；事實上，所焚燬的只是些各機關的。至於各商鋪的呢？他們都把舊的國旗存起來，推說沒有

啊！紅丸與鴉片竟這樣的普遍嗎？怪不得故鄉是變了，大大地變了！

紅與黑在中國已到處起了騷動，我底故鄉也在紅與黑的交織中加速沒落!!!

三，賭的興旺

講到賭，我底故鄉也和革命時女人的剪髮同樣地盛行，不論是茶館裏，店鋪裏，都可聽到呼么喝六的聲音。賭的方式多得，有搖攤，牌九，麻雀……等等，其熱鬧與前幾年並沒兩樣，不過輸贏却變小了。從這裏就可以看出農村經濟已到了盡頭，正在走向崩潰之途！

農人因了窮，發財慾當然異常地衝動，惟一發洩的機會，祇有往賭窟裏走，可是發洩底結果，不是傾家蕩產，就是流爲乞丐，以此失業一天天地多起來，而農村的危機也就無法挽救了！

以上三端均就事實而寫。從這裏我們雖然不能把農村看個仔細，但或可窺見其畸形之

得怎樣了？自然其中還夾了不少的肉麻話。他們協定時未喝香檳，才有這樣壞的結果吧？

陳女士質問金君，他簡直無言可答。於是她說，金君既然要離婚，不如由她提出，條件簡單，孩子不要，贍養費不要，祇要回上海的旅費就是了。她意志堅決，雖經朋友苦勸，仍無效。金君要表明心跡，自願同她一起到上海去。

在他們起程時，是「金先生」「陳女士」這樣客氣的稱呼；這些誤會，怕冰釋了吧！阿們！

二 毛一波甘受奚落

毛君由上海回來，是任的巴蜀日報的編輯；作了不少好文章，雖然近來如章魚食足一般，在發表他的留東日記。

曾答覆說編輯們都穿西裝的人說，他誠然是穿西裝，不過在大熱天，仍然穿的冬服。

他們的用意不難推想。

製造新國旗，成衣處是完全義務的，權利不要提起，批發者是公安局，每面國旗二元大洋，第二天，日本辦的閩報就登了一篇關於新國旗價格的社評，標題是：「廉潔政府的第一聲」。因此，人民政府，要想名實相符，終於把公安局局長免了職，把新國旗的價格降到一元七角大洋，算是體恤民艱。

5. 紀念週？

禮拜一照例是紀念週，大家也照例到禮堂去；照例由李教官喊：「全體肅立！」——唱黨歌！——恭讀總理遺囑！……可是，現在却只唱「協和大學閩江東」的校歌。唱完校歌，主席下意識地向後轉，但馬上再一個向後轉，原因是：壁上的總理遺像沒有了，兩旁也暗無「天日」了，只現着一顆閃着黃光的星。——大家都不勝今昔之感。

校長報告說紀念週是取消了，今天這個會叫做星期演說會，每週在紀念週時間舉行。

學生最怕的會就是紀念週，阿彌陀佛，紀念週取消啦！

6. 第一聲——轟！

剛好是禮拜六，在家裏剛吃過午飯，突然，轟轟！的兩聲，聲音好像離得很遠。

「那裏放砲啊？」大家都這麼問了一句就丟開啦。

過了幾秒鐘，天空傳來一陣輕微的夏夏夏……這些聲音都是聽慣了的，誰去留心？——十九路軍也有三架飛機呢！過了一回兒，一個婦人進來說：

一角，何況，在中國像這樣的情形真多着呢！

(附言)

最近縣府查獲大批烟土，至今尚未解決，因該項烟土係某大亨所有故云云。

又×府于上月破獲一大賭窟，並捕到賭徒五十餘，共罰洋三千五百數十元了事。「千里做官只為財」旨哉斯言！

一九三四，三，八。于常熟

蘇遊雜碎

斐子

(一) 車中

一月二日晨七點半鐘，車

從真茹站北開。

人擠；我站在過道裏眺望遠景。冬天的廣大底平原是荒蕪着，農村大大小小疏落地點綴着這個野景，川流美麗地在這大原野中迂迴。樹木禿着牠們的枝椏，只有叢竹蔥蘢地吐露着牠們的生氣。泥壁的草屋懷抱在藍天的平原的中心，一堆堆的草堆矗立似塔，我們的農夫三三兩兩賊機地安排在這大自然的心裏。

去夏有一位署名霜瘦的，作一篇「掃除隨筆」投到巴蜀副刊去，末一段說，他在路上看着冬季西裝的人，就疑心是毛一波，但是穿的人也很多。

他說冬季西裝雖不必掃除，也該放入箱中吧。他又說，這小小的玩笑，怕編輯要刪去吧？但是毛編輯仍然照樣發表了。雖然在那題標之前，冠以「難省事」：「Non-sense」的總題標。

三 葉菲落奉送脚氣痛
葉君返川較遲，所得的地盤，是較小的大江日報副刊。金君的地盤大，就向他拉稿。他答應下來，欠未實行，適患脚痛。金君寫信去咒他更要痛，他回信奉送與「金滿成這傢伙」。雖然金君心領也不敢，不過後事果然應驗到他的眼睛上面去了。

二三，三，十，重慶

「飛機擲了炸彈哪！」
「真的？」於是我就跑出去。

調查的結果：飛來一架中央飛機，炸彈，城內擲了二粒，飛機場擲了一粒。城內的目標是綏靖署，可是炸彈却擲到東街來，炸飛機場却炸了附近的魚池，真是殃及魚池了。

飛機附帶擲下來的傳單說，明天還要來！
第一次轟炸，幸而沒有傷人，可是福州城從此寢食不安。

7. 萬壽橋不通

十九路的高射炮還沒有買到，中央飛機在一次轟炸時已經探知了虛實，因此第二次又很從容地擲十幾顆炸彈。第一次的轟炸沒有給民衆什麼印象，第二次可就利害啦。

轟轟！的聲音方停了幾分鐘，城內所有汽車，馬車，黃包車，都載着幾個驚慌的臉，幾捲鋪蓋，衝着往城外跑，比螞蟻搬家還要慌忙。汽車就趁這個時候大敲竹槓：從一塊大洋馬上漲到二十塊三十塊大洋；最慢的黃包車非一塊大洋雇不來，窮人們沒有力量雇車子，只好胡亂拖了鋪蓋往城外跑，好似中央的飛機就跟在後面。

路上的車，馬，人，只有出城的，沒有進城的，都是向萬壽橋那邊走。於是，城內變成了死城，萬壽橋上的車馬却頓時添了十幾倍。馬車，汽車，黃包車，人，大的小的，塞滿了整條萬壽橋，三邊的車馬都擠着向萬壽橋走，越擠越多，就越擠不過去了。

橋的那邊是蒼前山——中立區，過了橋就不怕飛機了。

呵，廣大無邊的我們的原野！呵，豐饒富裕的我們的米穀！呵，我夢着耕田機絡繹地在這裏奔馳着；我夢着疏落散的草屋有一天都變成磚牆瓦頂；我夢着我們的農夫雄糾糾地駕着機車在這廣大的平原中奔竄；我夢着我們的草堆已經不像塔，而像熱帶豐富的柴草般靜悄悄地躺滿在某一屋裏；我更想到堆積在幾多米倉裏的米怎樣在廣大的食堂裏變成蒸熟的飯。

呵，廣大無邊的我們的原野！呵，豐饒富裕的我們的米穀！

(二) 東方文明以及東方詩人

車到官渡里就看見蘇州城裏的塔高高地矗着；接着，黑層層的城牆便從車窗間匆匆地過去。一個封建時代的印象是浮現出來了。呵，富裕的蘇杭呵，老大中國的文明的精華！

在一天的下午，約一二個知友，到茶舍裏去喝一壺茶，談談一些不關痛癢的事，或者聽說一些書，然後，回家去吃飯睡覺，於是一天便消遣過去了。這，或是東方文明的生活方式罷？

過長沙

醉風

下午兩點鐘的時候，故鄉到長沙省城的長途汽車便到了，叫了兩部黃包車，把行李檢好，和妻兒一同去到一个親戚家里。

市面上的一切，與兩年前稍微顯得有些異樣了；在馬路上往往來來的人，似乎較以前增多了一倍，商店里添上一些特別的廣告，怪惹人注目的。還有些嘴唇抹得紅紅，眉毛畫得細細，頭髮燙得捲捲的像外國女人般的女人，也不時地映過我底眼簾，這都足夠表現了我們的『模範省』的進化特徵。

『元宵上市』的黑板白字，四個大字高高地掛着在每一家南貨店及一些賣甜酒的鋪子的門首，於是我又感覺到過舊歷『新年』的氣味了。

忽然遠遠地傳來了鑼鼓的聲音，平均三二一，一二三的響着不停，越響越近了我的身傍，聲音聽來是怪難過，好奇心驅使我，卻不能不引長着頸兒注意那是一回什麼事？與平時聽慣了的『結婚』及『出殯』時的鼓樂聲，顯然地是兩樣，我疑心是在耍猴戲，但也不像。是慶賀新年在『鬧燈』麼，怎麼連日間也會有的？想了一陣不會懂，離那音漸漸的遠了。

車夫拉着我們轉了兩個彎，經過一條約一里路許的街道，在這街的將到終點的地方，十七號便是妻子娘家的叔父家里，我們不覺得已到了。恰巧在我們停車的門前，從那邊另一條街上，來了大批的鄉下人和城里的孩子們，蜂擁着，喧擾着，先在馬路上所聽到的那種鑼鼓聲，又充滿了我的耳鼓。在那中間，我看到了有許多人用手頂起約丈

想到什麼地方一行，騎匹驢子，靜聽蹄聲或在石子路上得得地拍着。此中滋味，個中方知。

「獨有傷心驢背客，暮煙疎雨過關門。」當然南方人甚至非蘇州人不是不能深入這種詩情的深處，而對像曼殊大師這樣的薄命詩人引起深情的同感了。

(三)蘇州妹唱小曲

晚上，在恭祝 Happy New Year 的小飲之後，在旅館中招來了蘇州妹唱小曲，讓這些小姐少爺們去領略這種東方藝術的滋味。

靜悄悄地聽着歌喉宛轉，在同學們的圍坐圈外，擠擁着一羣本地老少。我們的戲劇家洪深教授深悉此中滋味：戴着瓜皮小帽，抽着香煙，在煙燭籠罩中閉起眼睛，沈醉在歌聲裏面，在她們唱着對白的時候，他時或注視這位藝人，時或凝視那位妹妹；身體偶或動蕩地搖擺着。

「呵，洪先生今晚喝醉了！醉了！」有些同學喊着說。

(四)特別提起這位小

特別提起這位唱曲的小妹妹。

「你幾歲。」Miss L 親切地問，當她唱完了美妙的小調楊柳青之後。

「十三。」

同時，女同學們圍住她看；觀衆和男同學却看着她們。

「彈琵琶吧，彈琵琶！」有的同學嚷着說。

「我們的媽媽勿來，我們彈不得。」

真真抱歉得很！

(五)趕路

我們先時是聲明大家隨着路遊玩去的。

在蘇州車站下車，才走沒得幾步，小姊便嬌嬌地哀訴：

「呵呵，脚痛！走不動，走不動！」

坐車的願望是被羣衆阻止了。

在這天的下午，大家圍了個整天，顯得實在有點倦了。

洪先生主張女士們乘車去歸宿，男士們應照原路步行。

有幾位姑娘已經乘上喊來的車子。

「Miss 李，乘車麼？」

「不，我走路好極！」

「Miss 歐呢？」

「不，不，我也喜歡跑。」這幾位一邊說一邊跑前頭去了。

餘許的布「龍」，在街心中左右不停地旋轉着，每一人用着全副的精神。此外，還有兩個小孩子，扮着戲裝，面孔塗得紅紅的，掛着稀稀的幾根黑鬚鬚，騎座在兩個大的人肩上，手中還拿了一根木質的小戟樣的東西，威武地光着兩顆眼睛。

我的疑竇，雖然在這時釋了一大半，終究我還不很明瞭到底是什麼一回事一邊敲着門，一邊低聲質問妻：

「這是什麼道理？怪醜的東西！」

「玩神龍聽！省城里過年是很多的！」

妻微笑着告訴我，我點了點頭，口里不覺得哼了一聲，在苦笑着。門不見開，卻從旁邊的門縫里送出來兩個用紅紙包着的小錢包，大約這是表示不願接「神龍」進屋的意思吧？我和妻都失笑了。妻又喊着門，聲明不是「玩神龍」的，兩扇大門才得打開來，一見面大家都覺得好笑起來。可是我倒反有點扭扭不好過，態度忽而莊重得多，擔心着要到她娘家的大人們跟前叫拜年哩。

妻抱着兒子照例地一個個的稱呼過，笑嘻嘻的面孔上，還充滿了不少新年的氣味；我卻祇冷清清地微笑着站在這歡欣的人們的旁邊。後來我也道過了照例的兩句客氣話，身子有點不自在。

悶得無聊，據說有提燈會，一個人祇得走出來閑散閑散。

我無目的地走了好幾條街，終不見了提燈會，可是那所謂「玩神龍」的隊伍，卻誰處都能碰到；

「捧捧！狂！狂！狂！狂！狂！」

怪難聽的鑼鼓聲音，實在使我厭煩起來。他們這家那家的滿鳴着著名的瀏陽燼爆，燃着香燭去迎接；「神龍」在那家越玩得久，小的

終於在葛走在最前面，一切都落在她後面。

讚美前進者！讚美勇往直前的真正具有摩登味的姑娘！

(六) 騎 驢

因為昨天跑得乏了，第二天大家騎驢去逛虎邱。

對於驢，我們南方人是覺得有點希罕的。第一次騎驢，真似乎不次於乘汽車在熱帶的森林道中兜風。（在我是深味着熱帶森林道中兜風的妙趣的。）尤其是在這個東方田野的驢道中，馬，她的狂奔疾馳的性格是不甚適合此中滋味的，我是這樣感覺着。

在驢蹄緩緩地前進的剎那間，看着隨近在原野散漫中展延着，風在禿樹枝間吹，驢童在後面呼呼地呼喊，我確會味着田野詩人的風趣。可惜我們同伴有的是青春的潑刺；我們多半在呼號中策驢狂奔；而我的唯一的文科同學的遊伴只有一位蜚絲，他們却慢慢地走在後面。所以，只得讓詩意從少年奔放的興趣中輕輕溜去，祇留着些許餘味來在現刻慢慢地追尋。

(七) 東方文明沒落中
旅館，讓電燈，電話等等

的物質文明來替古式器物的地位；然而，樓上有中國式的油漆欄杆，廳室裏掛着紅色的燈綵，而且睡房中還放着馬桶。呵，東方文明是輕微地在沒落中，但東方文明却也還濃厚地保留在這裏。

留園，蘇州的勝地，建築是極盡巧妙地設計着，而今却淒涼地讓她荒蕪。（還有西園靖園等私人花園都是差不多的情狀。）現在，只遺留着許多古董擺在一個廳堂裏供人觀賞，而穿着長袍的文縉的幾位先生在管理着寶案，寶風單片這些事。令人想起當年國主關這園地時的繁華景象，一定會有不勝今昔之感哩！

呵，東方文明是在沒落中，雖然東方文明是濃厚地向還保留在這裏。以後，這種建築物は恐怕不會再有的？

(八) 不諧和的景象

在我們這東方古城中，有的是馬車，是驢子。馬車的鈴聲真夠叫遊子沈醉，驢子的蹄聲也會教詩人傷心。直到現在，我們還沒有汽車的轟轟聲來驚醒這古老之國，來擾亂聽說書或聽唱小調所需要的沈寂。然而，我們却讓西方美術

紅錢包，就越要備得多，據說這樣可以避邪呢！

我從人叢中一直向那條很長的北正街走，簡直把我弄窘了。一羣羣的擠近身傍來。嘈雜的聲音更高了，遠遠的可以望見大家所希望到來的提燈會來呀！一家石庫門面的藥鋪門首的欄杆上，攔了一大堆的瀏陽編砲，我於是便停住腳站在這藥鋪的門首，後面的凳上站了兩排年青的女人。

最先撞入我眼里的，就是那個像外國女人的女人，手中拿着竹篾片，走在那塊大白竹布上面寫着『湖南人民國貨宣傳大會』的旗幟前面，其餘大都是帶博士呢帽的領袖委員之流吧！接着就是湘潭的專為『國貨宣傳週』（？）而來的『流星團』，再接着就是泥木工會，大糞工會，百貨業公會，綢緞業公會……等等的名目，不斷地挨次着進行。這里面有音樂，有各色的牌燈，有絲線龍，毛獅子，大頭鬼，小妖精，蚌蛤精種種的巧妙的花樣。但我奇怪，奇怪這藥鋪子裏的爆竹拿來歡迎這些東西的，為什麼老等不燃放。過了片刻，這鋪子裏的夥計們在議論了，并且說藥業公會『來打』（長沙語）。於是他們興高采烈地大家爭着燃放編砲之外的花炮。有些比較不大熱鬧的隊伍，經過這堆滿了炮竹的門首，似乎感到一種輕微的失望。

最摩登的是一架新式的福特汽車，也夾在這中間遊行。次日省城里各大小報紙，都載着斗大的字，登着我記不大清楚的下面這個消息：

『國貨宣傳週第一日中之花花絮絮：

九如齋元宵市利百倍

XXX店爆竹缺貨！

當天下午，我去搭長沙開武昌的第二次客車，時間是下午兩點鐘，我並不見得去的怎樣遲，光景是一點鐘吧？三個三等車箱都擠滿了

之神來築起越的藝術之宮，讓西洋的建築孤立地被包圍在古色古香的建築物心裏。

呵，多不諧和的景象呵！

(九)歸途中

因為在蘇州站裏曾碰到一隊演劇團，所以歸途的車中只談論着表演的事。

「我可以學演劇嗎？」一位同學問：

「不，你沒有具備着演劇的資格。」洪先生批不准。

「我呢？」

「我呢？」

「我呢？」

「我呢？」

「我呢？」

「我呢？」

幾位姑娘間，也都得不到讚許。

於是來了表演的技術理論的探討，并且來了實地的表演：

由學哭而學笑，惹得一車笑聲。

「……」T.士女的聲音尖而銳，響徹全車廂。

我看見一位老者坐着搖頭，幾位中年以下的乘客則參與助笑。

「……」我也看見一位男同學做着她的聲音，同時并且扮個鬼臉。(完)

，連裝煤的一輛沒有頂的車，也擠滿了一些逃難的災民似的。空下來的是幾輛軍車，老百姓是不好去的。另外有幾個人也和我一樣的沒有搭到車，退票要扣錢，我祇好和他們一道去請求那站長簽字，改日再走。

第二天，去得很早的我，在三等軍箱的一個角落里坐下來，嗅了個多鐘頭的骯污的臭氣，車才慢慢的開動。天黑後，過了岳州，乘客就少了一些，我斜對面那一排坐上，有兩個年青的操河南口音的『武裝同志』，在這時已倒下睡了，我身前有很長的空地，打算把被包拿下來靠靠手，卻被這一位『武裝同志』誤會我要睡，在他瞪目怒視之下，我向他解釋了一番，才得免吃了這一個眼前虧。我心里想：『多威武的副爺！』

算平安的到了漢口了，在第二天上午八時。

論陞官圖

周劭

檢理舊篋，找出一張陞官圖。這是專制時代官迷的遊戲圖。父兄常把牠來教導子弟遊戲的。其風行真不亞於今日之麻雀。因為父兄都盼望子弟做大官，所以玩這圖時更加有味。雖說是有些近於賭博，不過子弟們能熟悉一代官制，就較中發白有意思些。玩的方法是：用骰子四顆，擲出德，才，功，賊等各目，遷降有差。玩的人四個或五個都可以。我少時常跟兄長們擲，玩得很有味，幾乎將陞降的官階都記熟了。但當時祇覺得有趣罷了！還不會細味到有什麼意思。現在雖然事隔數年，當時所記的大都忘了，但牠的有趣，却從未忘記。沒有事的時候，仔細看一遍。不禁深深的佩服作者的聰敏，非凡人所能及，便是他體

貼人情之深，無微不至。不特與昔時官場情形相符，即在今日亦相合。官總是官，不過換了一個名目而已。因作是論。

關於陞的方面，譬如你的官是小的；如縣令巡檢之類，陞起來可不容易，只能一步一步的挨。倘然是大些的官，或是有些脚路，那可快了，一步就可跨上青雲。

關於賊的方面更夠味；小官罰起來最認真，甚至有遣戍軍台等重罪。大些的官如尚書總督，那就不大要緊，倘使你貪賊貪得有門徑，決計是不為被罰的。即使一個不小心，也大不了得一個交部處分。交部處分即是經監察委員彈劾而付政務懲戒委員會懲戒的意思，那是決不成問題；至多罰去幾元俸錢而已，幾會見堂堂大官被革職來。倘使你的官擲得再大些，到大學士或是太保太師

。你的官做到這個地位，便可

得着下面的結論，為擲官之人所必曉的。是：

以天不怕地不怕的大貪其賊。因為圖上注明：賊不行。無論怎樣，決沒有不識趣的御史拏你虎鬚。一方面你只管安心貪賊，一方面還可以得着光祖耀宗的封典，這正是你大丈夫得意之秋了！還有一種人，也可以明目張胆的貪賊；那便是公侯伯子男等貴族，他們不是皇帝的兄弟；便是當朝要人的舅爺或女婿。他們仗着撐腰子有人，便放縱些，也無人敢動他

一，做官要做得大，切不可做小官。并且要有脚路，那末陞遷起來快。不然，就永沒有出頭的日子。

。所以圖上注明：對於他們貪賊，也是不行的。更有兩種人，官雖未見得大，也不是貴族，而賊也可以貪得。一種是有軍功的，帶兵的貪些錢當然不是一回事。還有一種是在上司面前獻過殷勤，拍過馬屁的。一旦有事，當然上頭早就打點好了。所以貪賊也不妨。

二，官小的時候，決不可貪賊。即使要貪賊，也須先要在上司面前獻過殷勤。

。所以圖上注明：對於他們貪賊，也是不行的。更有兩種人，官雖未見得大，也不是貴族，而賊也可以貪得。一種是有軍功的，帶兵的貪些錢當然不是一回事。還有一種是在上司面前獻過殷勤，拍過馬屁的。一旦有事，當然上頭早就打點好了。所以貪賊也不妨。

三，倘使你要明目張胆的貪賊，你趕快嫁你的姊妹給當朝貴人，或是碰着你的親戚做了大官。

。所以圖上注明：對於他們貪賊，也是不行的。更有兩種人，官雖未見得大，也不是貴族，而賊也可以貪得。一種是有軍功的，帶兵的貪些錢當然不是一回事。還有一種是在上司面前獻過殷勤，拍過馬屁的。一旦有事，當然上頭早就打點好了。所以貪賊也不妨。

四，官做得大時，祇管貪賊，決沒有御史拏你虎鬚。尤其是你有軍功的時候。

。所以圖上注明：對於他們貪賊，也是不行的。更有兩種人，官雖未見得大，也不是貴族，而賊也可以貪得。一種是有軍功的，帶兵的貪些錢當然不是一回事。還有一種是在上司面前獻過殷勤，拍過馬屁的。一旦有事，當然上頭早就打點好了。所以貪賊也不妨。

陞官圖是一件很有味的遊戲，比麻雀有益得多。可惜因為牠的官階落伍，很有許多人不會見過。我想最好有人能模倣起來，寫上許多部長次長等現代官名在裏面，豈非取麻雀而代之的好玩具嗎？

寫完了上面，再讀一遍，

而代之的好玩具嗎？

偵探小說

陸氏血案

樊達因著

·家械譯

第十一章 一個痛苦的詢問(中)

「白隆急急地走前來，把兩隻手放到他的肩上，搖着他。
「行了，利士！」話是一句銳利的命令。「假使你再這樣
的說下去，我們要把你關到瘋人院裏去的。」

我以為這種恐嚇的話是無需的；但却非常有力量。一種神秘的恐怖樣子表現在利士的眼睛裏。他突然跛着胸走了，並且很馴順地允許白隆把他從屋子裏扶了出去。

「利士是個有趣的人物，」范思說。「不是一個可以交朋友的人。挺大的腦袋——那種發怒的樣子。但我說，偵察長，實在，你知道，你不必這樣地去刺激他的。」

葉達呻吟着。

「你不能說，他是個一些事情都不知道的人。我要去搜他的屋子對於那支手鎗是有益處的，你可以用生命來打賭。」

「在我看來，」范思說，「他是不足來計劃這屋子裏的兇兇。在某種壓力之下他或者能突然地爆發出一個手榴彈來射中了人；但我疑惑他或許在某種計劃之下，等待着他的時間。」

「他是知道而恐怖着一件事，」葉達狠狠地說。

「他沒有原因嗎？或許他想到那神秘的兇手下次會找到他」
此刻白隆回到會客室裏來了，樣子很困怠。

「我把利士弄平靜了，」他說。「給了他一些藥。他睡過一回後醒來會懊悔的。我很少看見利士像今天這樣地狂暴。他很神經過敏——一種病；非常容易失去自制力。但他永不會發生危險。」他很快地察看了一下我們的臉。「一定有一位對他說了非常嚴重的話。」

葉達有些不安的樣子。「我問他把鎗藏到那裏去了。」

「啊！」醫生給偵察一個責難的視線。「太壞了！我們對利士是要留神的。不對他說過分的話，他沒有失常的道理。但我不明白，先生，你問他手鎗的事有些什麼目的。你當然不會疑心那幾次可怕的慘案是有他的分的。」

「如果你能告訴我誰行的兇，醫生，」葉達狡辯着，「然後我可以告訴你誰是不疑心的。」

「抱歉得很，我沒法使你明白。」白隆用他慣常的鎮靜調子說。「但我能斷定決沒利士的分。他的病態樣子和這種事離得太遠了。」

「我們近來發現許多高級的兇手都這樣來自己掩飾的，」是柔和而冷靜的。「在樹上或洋鐵罐子上打過靶，不知道嗎？」葉達回答他。

「我知道我沒法和你辯論。」白隆歎了一聲抱歉的氣，然後做和悅的樣子轉過臉來對着麥根。「利士那無稽的話很使我駭怪，但情形是很明顯的，總因為這位先生特除地說他有着那支手鎗的緣故。是一種普通的本能的自己保護自己的方法，使他把罪過卸到旁人身上來。你當然能看出，利士祇是要脫清自己，所以想把嫌疑推到我的身上。這很不幸，因為我和他是好朋友呢。可憐的利士！」

「總之，醫生，」是范思那種懶洋洋的聲音；「他說陸吉士先生得到那支鎗，是和你在一塊露宿的時候，關於這一點，確嗎？還祇是利士一種本能的保護方法而造的謠言呢？」

白隆坦白地有禮貌地笑着，把頭微微側在一邊，做出回想過去的樣子。

「或許是對的，」他承認着。「我曾和吉士同去露宿過。

是的——很像有那會事——我雖不能十分肯定的說。已經好久以前的事了。」

「十五年前，我記起了，陸先生會說過的。啊——是的，好久以前了。這是很麻煩的。你記得嗎，醫生，是不是那次的出行陸先生有着一支手鎗呢？」

「你」說，我却想起了他是有的，雖我仍得說這問題也不能十分肯定着。」

「或許你可以想想看他是否練習過打靶。」范思的語語調

白隆思索的樣子點着頭。

「是——的。這很可能……」

「你或許也玩過一下的吧，是麼？」

「當然，我玩過的。」白隆很有味地說着，像一個人想起了他幼年的玩意兒。「是的，完全可能。」

范思跌入了一種乏味的靜默中，那醫生猶豫了一下之後，站了起來。

「我得走了。」接着他鞠了一個恭敬的躬走向門去。「哦，還有，」他停着步說，「我簡直忘記了陸太太對我說在各位未走以前她希望見一見你們呢。請原諒我，我希望諸位可給她一些興味為是。她是一個可憐的老太太，你知道，她的病使她非常易怒和細心。」

「我很喜歡你說起了陸太太，醫生。」是范思的話。「我很想問問你。她病的情形究竟怎樣呢？」

白隆變成很驚異的樣子。

「什麼，一種半身不遂——那是兩腿和下身都癱瘓了，加了一種脊髓和神經硬化的疼痛。但四肢拘攣還不曾增添。十年前突然變成這樣子預先並無別的病象——或許是Myelitis的變症。實際上沒法可治祇有用同情的待遇愈使她適意愈好，和增強她心臟動作。我每天給她吃三次強心的藥。」

「有變成狂瘋的機會嗎？」

(待續)

今文觀止

啓建時輪金剛法會募捐啓

曩歲班禪大師北來，曾請蒞杭傳法，時以機緣未熟，不果，二十年夏，平津人士，倡請修建時輪法會，籌備經年，遂於翌年秋，在太和殿舉行，越七日圓滿，灌頂受法者，衆逾十萬，爲中士未曾有之勝會，東南善信，以道路遠阻，參加者鮮，所願未償，耿耿於懷，頃大師蒞京，同人復申前請，得邀慈允，定於本年四月二十八日（夏歷三月十五日）起，假西湖靈隱古寺，啓修時輪金剛法會，謹爲我十方善衆，略宣其義，語曰，福生有基，禍生有胎，種因得果，不爽毫釐，自古已然，於今尤烈，我國年來，天災人禍，內憂外患，相逼而來，生民之苦，逾於殘唐五季，况值列強爭擴軍備，殺人武器，日新月異，公約破棄，經濟衰頹，世界大戰，一觸即發，將來慘痛之鉅而且廣，當更甚於以前數千百倍，可斷言也，然此大患之來，乃爲果報成熟，而其所以招致之者，乃由

於共同造因，欲圖挽救，惟須羣衆一心，始能感而通之，是以古人一遇災祲，上者罪已，下者修省，遂足以感召天和，消患無形，今則人心寢以衰矣，非仗佛力之加被，未由消除此浩劫，時輪一經，爲無上密乘五大金剛之首，上論日月星辰，下訖草木沙石，配以人身精氣脈絡，精此學者，如遇日月剝蝕風雨愆期，率以一身驗之，而皆準，其廣大精微，實屬不可思議，且六道含情，遇此勝因，雖未詣壇，凝念觀想，能得灌頂，或未如儀求法，但一聞鈴聲，一睹壇儀，乃至聞時輪金剛名者，亦得深種佛根，若經上師回向所及，而預此會者，又能虔誠存想，則無間遐邇，必同受法益，不特息災已者，依西域大德留記，昔第一班禪，曾作香拔喇部主，未來，且復生彼土，今請其化身應緣據理當有殊勝功德，昔元明清代，供養喇嘛，主持國藥，著爲例典，班禪爲吾國師，值茲喪亂，類仍，舉世恐怖之秋，自應虔誠叩請，假借法力，爲國內消災患，爲世界祈和平，惟茲事體大，需款甚鉅，非少數人士所能爲功，應請十方善信，不分國土種族，各量其力，廣行布施，庶幾積土成山，細流歸海，同種善因，消除共業，轉禍爲福，胥在此舉。

中國文化建設協會工作 ，領及成立宣言

工作綱領 中國文化建設協會之工作，悉依左列之綱領，（一）確認三民主義爲中國文化建設運動之最高原則，一方面發揚中國固有之文化，一方面吸收外來之文化，積極的提倡民族精神，科學精神，統一精神，創造精神。消極的消滅封建思想，階級思想，頹廢思想，奴隸思想，以期建設適合現代中國的新文化，謀中華民族之復興。（二）在學術研究上提倡駕實精進及獨立自尊之精神，確定創造文化服務人羣及貢獻國家民族之信念，排斥因襲盲從淺薄浮誇諸惡習。（三）在學術運動上提倡積極的博大的向前的有生命力的以民族利益爲中心的民族文藝，排斥虛偽的卑劣的奴隸性的鼓吹殘酷的普羅文藝，及浪漫的玩世的輕薄的一切足引民族於冷酷的封建文藝及頹廢文藝。（四）在一切出版事業上，盡力提倡以民族利益爲依歸，無論爲介紹現代思想，闡明國際局勢，吸收外來文化，紀述國內事情，均不以背民族立場，不害民族健康爲目標。絕對唾棄摧殘民族自信，妨礙民族團結，阻害民族向上的一切著述與出版物。（五）對於一切智識份子，提

倡貢獻能力犧牲個人自由的風尚，以創造光，漢唐聲教，遠播異域。即今日國勢縱化之建設亦唯以新生活之所需要者為衝，服務，奮鬥勞動為信條，以犧牲個人一切感凌夷，而此四萬七千萬之中華民族，固收融外來之文化，亦屬必要。守舊者應為極則，造成忠貞刻苦任俠尚義之精神，濼除偷安，取巧，頹放，消極，散漫，自私之惡習。(六)為轉移一般社會之風氣，提倡以禮義廉恥為中心，更新國民之生活習慣，務使在個人生活上以勤勞簡樸整齊清潔為基準，在集團生活上有負責任，重紀律，信仰領袖服從團體之精神。(七)為奠立民族復興之基礎，盡量提倡國民體育，傳播健康智識，以期掃除文弱積習，養成剛勁勇敢之精神氣概，增進自強自衛的能力。(八)在國家政治社會經濟之建設上，主張以三民主義為中心而實施統制，指斥共產主義之謬誤闢除階級鬥爭與自由競爭之主張。

成立宣言 國家興替，民族盛衰，繫於文化，文化有不斷之推陳出新，斯國家與民族均能成遂其無疆無前之發展。吾中華民族立國五千年，遠溯伏羲神農而還，吾祖若宗，代有創作。唐虞三代，先聖相承，文物制度，燦然大備。以言乎文化之悠久，舉世殆罕其倫。不第先秦諸子，蔚為國光，漢唐聲教，遠播異域。即今日國勢縱化之建設亦唯以新生活之所需要者為衝，感凌夷，而此四萬七千萬之中華民族，固收融外來之文化，亦屬必要。守舊者應濼除偷安，取巧，頹放，消極，散漫，自私之惡習。(六)為轉移一般社會之風氣，提倡以禮義廉恥為中心，更新國民之生活習慣，務使在個人生活上以勤勞簡樸整齊清潔為基準，在集團生活上有負責任，重紀律，信仰領袖服從團體之精神。(七)為奠立民族復興之基礎，盡量提倡國民體育，傳播健康智識，以期掃除文弱積習，養成剛勁勇敢之精神氣概，增進自強自衛的能力。(八)在國家政治社會經濟之建設上，主張以三民主義為中心而實施統制，指斥共產主義之謬誤闢除階級鬥爭與自由競爭之主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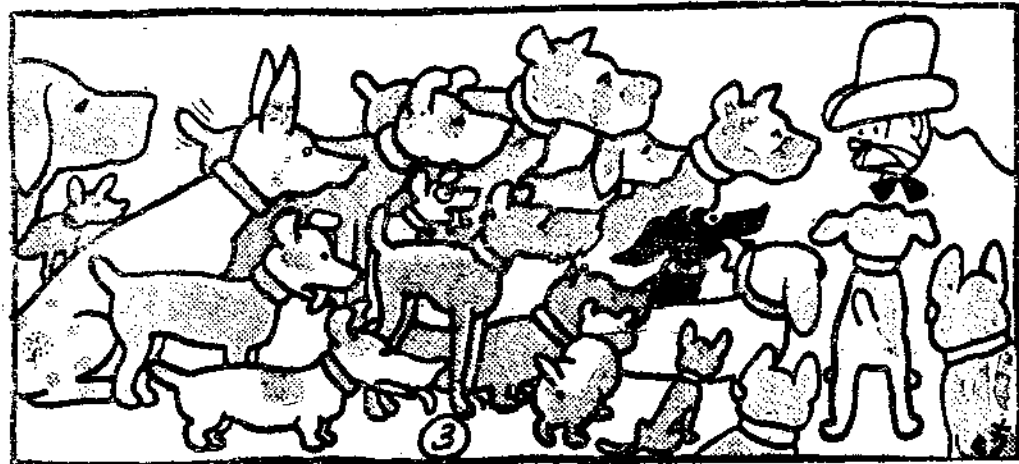
如不急行從事於中國文化之新建設，國家民族當復有起死回生之希望，此中國文化建設協會之由所成立也。但中國文化之新建設，應針對時代之需要，務期中國新文化之建設，與國民新生活之創造，相為輔車，然後文化之推陳出新，乃足為滋生民族力量之工具，而國民生活之更生改造，乃足為發展文化之因素。如此兼程並進，始能推挽此國家民族度越險阻艱難之危道，徐趨於統一復興之坦途。本會以為文化事業乃國民生活上光前裕後之事業，新文

安得生

瑞典漫畫名作



COPYRIGHT P. B. BOX 6 COPENHAGEN



一呼百諾

安得生憐愛犬出遊，作胡喻呼犬，應聲而來者千萬。吾國昔謂富貴尊榮之人，一呼百諾，安氏亦有之矣。每當提攜一事，誠能如此，則天下太平可期也。今年狗年，此畫作者，尤具劉伯溫之神術。

編輯室

我們以這一期起，改了小本子了，這樣一來，攜帶閱讀方面，要便利不少，因此而增加出三五千七八千個愛讀者，是不奇希的，而且也是我們所希望的，用減價來作為號召，也無非是這個意思。

至於內容方面，其實不能有什麼更變，我們只能將現有的項目，更加使牠充實，像革命一般的改革，是不可能的。不過成爲是非標的之短評，往往不能暢所欲言，反不如不說的好，我們想試行沈默一下。但沈默是可能的嗎？當世界上的事情，越演愈希奇起來。

一改小本子之後，長篇的大文，更不容易揭載了，這一點要請寄稿諸位留意。近來愛讀本刊者逐月加增，來稿亦日見豐富，具有特色之作頗不少，編者是很快樂的。不過一切稿件，總請以一二千字左右爲宜，其事實上不能簡短者，亦請分段記述，以便分次刊出。投稿範圍請參看本刊內容大要。

再者：本刊擬新闢吸煙室一間，請大家來隨便談談，是要一二百字的簡短談話，如社會風說傳聞，個人的小小不平，不關重要的牢騷，均可加入，請各位大家一熱鬧一下。